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前集卷三十八

奉使

附國信使

奉使

周有行人之職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間問以諭諸侯之志周禮春秋列國亦多有之漢唐以來有巡

行之博士直宿之繡衣觀風之八使按察之六條皆所以宣道德意延問疾苦本朝當神宗熙寧中嘗遣使察訪哲宗紹聖中詔三歲一遣郎中御史按察諸路監司續會要

歷代事實王人

見羣書精語類

敕使

柳公綽奏敕使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黃緣者

不下一介行李

左傳子負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注云一介獨使也行行李行

人一乘之使

漢武涉說韓信曰不如發一使燕行人之官漢

藝文志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英蕩周禮地官

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英蕩掌節皆以

英蕩輔之杜子春云以函旌節周禮道路用旌節注

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六

轡皇皇者華詩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單車後漢來歙以

轡周爰咨度又六轡如絲六轡沃若單車後漢來歙以

輜軒風俗通曰周泰常以歲八月遣輜軒朱軒謝承

書李壽乘法駕星駕白帖詩云使驂會要注驂音閭集

非驂朱軒就路星駕星言宿駕使驂韻云傳也如今遽

馬亦張旌儀禮使者張旌建節初終軍步八闕闕吏子軍

作縣張旌及境張旌建節軍素縞而去及軍為謁者使

行郡國建節東出闕吏識之大使車輿服志有大使

曰此使者乃前日棄縞生也大使車輿服志有大使

虎

節龍節

周禮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

軺車驛騎

六帖云並使車也

衣繡持斧

見督課郡國注

朱衣前導

唐職林舊制兩省客出使得朱

衣吏前導

執圭

禮大夫執圭而使者以申信

負弩先驅

司馬相如建節往使蜀太守以下郊

迎負弩先驅

節旄三重

後漢書注曰節所以為信也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旄三重

有澄清之志

後范滂傳滂少勵清節時冀州盜起以滂為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

清天下之志

耆儒知名

見地理輪當道注

號曰八俊

漢順帝漢安元年詔遣八使分行州

郡班宣風化暴寔臧否皆選素有威名者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

銜君命而使近臣

銜命

劉歆傳乃遣近臣奉旨銜命

通命達旨

吳越春秋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受命

不私唐陸元方字希仲為觀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涉海風濤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趨使濟而

風濤光輝君命左傳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訖息周注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

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已不及忠信為周使星臨益漢和

遣使者微服單車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李邵候舍邵問曰二君發朝廷時知朝廷遣二

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邵何以知之邵指星示曰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越疆

而使范曄子言於魯侯曰埋輪當道漢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

歷顯位唯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梁

冀等除其無君十攬轡登車見有澄清動搖山嶽唐韋五事京師震恐之志注思謙

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揚虎視之威華表云今雖遣大

搖山嶽為不任職銜夫循行風俗銜命糾

察以黜陟為名揚虎為不疑傳暴勝之為直

視之威厲秋鷹之爪督課郡國指使者衣繡持斧督課

郡持節行郡國前昭帝紀始元元年遣王平等五人持

者前宣帝紀初遣使者持節詔郡宣布聖

德威宣傳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發粟賑貧武帝

聖德存恤孤寡問民所勞二千石時河

內失火使黜往視之黜曰不足憂臣過河內貧人傷水

旱萬餘家臣謹以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

歸節伏覽觀風俗王莽傳遣使者分五術察風俗德宗

矯制罪行天下覽觀風俗遣使時

步使十一人行天下陸贄前司馬相如傳

言使者請以五術察風俗馳四乘之傳時印作之君長

願為內臣妾上遣相如建節往使王然于素聞不疑賢

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以通印笮

素聞不疑賢

雋不疑傳暴勝之為直指使者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盛服至門上謁勝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乃承頗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

行施之以恩則永終天祿勝之薦不疑

識廣平於下僚

劉禹錫上權舍人書曰宋廣平之沈

下僚也蘓公味道時為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

送以禮

以梅花賦蘓盛稱之自是方列於聞人之目

樂

詩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漢帝臨遣

漢元帝詔臨遣光祿大夫

王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注臨遣謂自臨面約敕遣之

勞以四牡

詩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見

知則還壁

蘭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可使悅矣還壁秦者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使也遂還趙壁

獻鵠

魏文侯使蔡無澤獻鵠於齊侯行路失之謂齊侯曰寡君使臣獻鵠路而失之乃冲天而去非不能

買鵠不敢易君幣非不能逃亡恐絕兩君之好非不能自殺惡責鵠賤人是以獻空籠齊侯曰得言勝如得鵠矣

皇朝事實賜手歷

紹興三年遣劉太中等兵使宣諭諸道以詔書御寶賜手歷上諭曰此下

詔書徒掛牆壁卿等務令實惠及民欲使無擾若不賜予何以養廉陳八事楊龜山集周

年淮南荒旱詔公察視賑濟公登對陳八事一乞免租稅二支諸司錢斛三倚閭民間積欠四乞支常平錢五

豪戶出粟濟飢者推賞六在官山林塘聽民採食七販米斛入本路者免取力勝八民願充軍者多方招刺上

皇一一進烏昧草

言行錄歲大蝗旱詔公奉使安撫江淮還因貧民所食烏昧草進呈乞宣

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范文正公

自叙行人失辭

左傳謂誤對也

無若潘孟陽

唐憲宗詔潘孟陽往江淮察諸使治否孟陽所至流連倡樂招金錢其後鄭放宣慰江淮帝誡之曰無若潘孟陽彈財費酣飲

威福便行

竟陵王子良論遣使之弊云游山寺而已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

縣威福便行

羣書精語安國家利社稷者顯之

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

稷者則顯之可也

大夫受命不受辭

公羊傳三公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

王人序

諸侯之上

公羊傳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鄭侯許男曹伯盟於兆王人者何微者也曷序乎諸侯

之上先王命也又漢書曰王人雖微序乎諸侯之上

聘者王之所以撫萬國

國語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注聘者王之所以撫萬國

朝受命而夕飲水

類要葉公

子高將使

於齊曰吾子高出使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歟
注曰所饌儉薄而內熱飲水言憂事之難非食之為令

百姓知天子之意

司馬相如傳時蜀長老多言邇南夷之不用相如乃著書藉蜀父老為

辭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之意

辯於辭習於禮

說苑晏子使吳辯於辭習於禮君

言不宿於家

儀禮聘禮急君使也

前賢詩詞皇華御史雄

孟浩然和李侍御渡松滋江詩南紀西江閻皇華御史雄截流

寧假揖挂席自生風察案爭攀鵠魚翻翻走驛馬

韓退之奉

龍亦避驄坐聞白雲唱翻入棹歌中起似朝時翻翻走驛馬春盡是歸期

銜命山東撫亂

師韓退之酬裴司空見寄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劉

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詩

郎今日擁旌麾

王荆公送劉和甫奉使江南劉郎今日擁旌麾傳到江南喜可知上冢還須擊

羊豕下車應不問狐狸

萬里采風謠

方于送崔拾遺出使江東故九關思諫諍萬里采風謠

人方乘使者車

岑參送劉評事使闕西故人方乘使者車吾知郭丹却不如此

國信使

歷代雖不以國信為官然使絕域事多亦可備用併載於此漢高祖遣婁敬使匈奴結和親

約此中國與北庭通使之始也本朝之始興太祖平一海內契丹勢弱願講和好明年遣使克妙骨謹思奉書自是使命始通我朝遣閤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呂端為使此報聘也復遣直史館宋準假朝請大夫少府監殿直郝文度假右衛率為契丹國信使是時以國信為名未有賀正之目也又明年太宗即位命馮正張玘為使繼好未有告登寶位之名也太平興國二年命李續為契丹正旦使而賀正之名自此始景德澶淵之役二年命

周漸為契丹生辰使而生辰之名自此始不特此也國
母亦有生辰正旦使真宗上仙遣薛貽廓使於是有告
哀之名遣薛由使於是有遣留禮物之名遣任中行使
於是是有告登寶位之名遣劉錯趙賀使於是有皇太后
皇帝迴謝禮物之名慶歷中契丹遣使求關南地富弼
增獎與平因為報使嘉祐三年契丹母蕭氏卒遣朱處
約為祭奠使李師中為弔慰使建中靖國六年命張舜
民為遼國賀登位國信使至是使名益衆矣已上用會
要續會要纂緝建炎中興未和則有所請使通問使建
炎元年遣傅雱為祈請使王倫為通問使已和則有報
謝使紹興十二年沈昭遠充生辰使楊愿充正
旦使自是歲遣金國生辰正旦使焉中興會要

歷代事實夷使

白氏六帖
四夷之使

報使

後漢永平八年遣越騎
司馬鄭衆報使北單于

揚旌出疆

白集元稹制
揚旌出疆反駕
奔命有所啓奏多叶使宜

擁節

漢舊儀云
使匈奴中

郎將擁節秩北二千石

持節

見斬樓蘭王注

請纓

終軍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冠

蓋結轍

文紀二年詔使者冠蓋相望轍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

第一人

李揆德宗時為入蕃

會盟使揆至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

為世使表

馮奉世傳杜欽訟馮奉世功曰奉世

信命殊俗咸功白著為世使表

埋金還敵

唐杜暹使還敵以金遺暹暹因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

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俾取之突厥大驚

東夷傳其清德

唐歸崇敬字正

禮大歷初充弔祭冊立新羅使東夷傳其清德

堂堂漢使

蘇武傳匈奴脅蘇武令拜武不後以刀臨

之武曰堂堂漢使安能屈於四夷哉

不失漢節

張騫傳騫使月氏匈奴得之留騫十餘載持漢節不

杖節牧羊

蘇武傳武字子卿使匈奴匈奴欲降武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

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武杖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毛盡落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不肯去節漢楊信使匈奴信屈強不肯去節迺於穹廬外見楊信奉鬚髮盡白

使之首

元和制詰云獨以張博望傳介子為奉使之首明取才之難也

奉使稱逢堯

突厥

默啜請尚主和逢堯攝鴻臚報可默啜遣頡利來曰詔送金縷鞍具乃塗金非天子意請罷和親逢堯曰漢法重女壻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為貴可汗今重金而不貴信耶默啜間曰漢使至吾國重矣斯食鐵石人不可易因備禮以見逢堯再拜稱口伐可汗唐鄭元璿字德芳突

厥攻太原詔璿持節往勞既至敵以不信咎中國元璿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仆旗接好則好玉重幣一歸可汗今坐

受其利不肯乃幾貽怨自取勞苦若何頡利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

哉占對詳敏

見三使絕域注

喻國威信

唐婁師德因使吐蕃喻國威信開陳利害敵為

畏銜國威靈

唐儉傳儉使突厥還太宗謂曰頡利可取乎儉曰銜國威靈庶有成功

斬樓

蘭王

前漢傳介子傳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元鳳中介子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至皆謝

服龜茲言匈奴使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斬匈奴使者還奏拜為中郎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不誅無所懲艾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以金幣示譯譯報王王貪漢物求見使者介子與飲陳物示之飲皆醉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從後刺之立死介子諭以王負漢罪遂持王首還詣闕議者咸嘉其功下詔封介子

為義斬郅支單于

前陳湯傳元帝時湯數求使外國久之遠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

是郅支單于殺漢使谷吉等湯為人沉勇有大志喜立奇功乃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前至郅支城四面圍擊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湯遂上疏乞懸首藁街以示萬里丞相御史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既至論功中書石顯丞相匡衡以為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則後奉使者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云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封延壽為義侯

察茂異使絕國

前漢武帝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

成侯湯爵關內侯

等可為將相

三使絕域

唐張薦字存舉占對詳辨三使絕域

五聘絕域

鄭元

璿傳元璿以中舍待卿

儀觀以散騎侍郎充使太宗曰

真觀初新羅告急朱子奢雅有五聘絕域

海夷頗重學問卿為大國使必勿藉其束修
為人講說使還稱旨當以中書舍人待卿
留為待制

員半千使吐蕃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境
外事不足行宜留待制即召入閣供奉
鴈足書匈奴與漢

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說言已死後漢使復至匈奴武夜
見使者殺之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

書言武在某澤中使者以讓
單于單于驚謝漢使遣武歸
索中裝陸賈使南越尉佗賜賈索中裝直千金

皇朝事實國信司職畧國初雄州當用兵之際有機密

請和改為有臣如此四朝國史張方平傳神宗時方平

此佳南朝少年狀元同上王拱辰字君貺至和三年以

設宴出鉤每得魚必酌酒飲客觀鼓瑟
瑟以侑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
聚觀南朝狀元

同上許將字仲元奉使契丹涉北境
前人騎星棟聚觀曰看南朝狀元
前無古人後無來

者言行錄王信奉使北國肄射都亭首破的館人駭愕
問譯者曰尚書得非黑王相公子孫乎謂其弑矢之

妙侔武然公德用也又妙於筆法擯使有求
書與之趨而謝曰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夷人投兵

聽命東都事畧唐恪群牒獻地命往撫諭夷人始自疑
衷甲以逆之恪盡徹兵衛獨將騎卒數十人往夷

人望見歡呼投兵聽命感泣
拜舞曰不圖今日得沾聖化拒增幣之請同上富弼仁

既至劉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弼示必不可狀
敵專欲增幣曰南移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不可

聲色俱厲敵於是留增幣誓書復使邪律仁及六符以
其國誓書來且求獻弼奏曰臣既以死拒之敵氣折矣

仁宗從之增歲幣
二十萬而契丹平絕割地之議同上曹利用景德初契

契丹有求和之意以利用使於兵間奉書以行真宗曰契丹如貪歲賂乃國家細事或求闕南之地當以理絕之利用對曰敵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利用見敵果首及闕南地利用曰割地之議死不敢聞敵度不可屈遂決通好之議復往仍歲遺銀絹三十萬成約而還不和固無害東都事畧孔道

酌以大卮曰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他日仁宗問之曰契丹新為黑

水所破勢甚蹙臣恐其益慢中國故荅以此言仁宗然之西夏陪臣不當與王人齒

同上沈起字興宗奉使契丹至其庭其著位與西夏使同班起曰西夏陪臣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力爭遂

升本朝信以成命義不可留同上辛仲甫傳仲甫字之翰太平興國初奉使契丹

契丹主問黨進何如人仲甫曰國家異人間出黨進何足道我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

元而已契丹知虜山川道理同上劉敞字原父奉使契丹做博聞彊記素知敵山

川道里敵自言北至柳河回曲千餘里敵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不數日可至中都何不道彼而道此敵相

顧驚愧曰誠如公言自通好以來置驛如此不敢易也使還知揚州繪西域圖以獻同上

事畧盛度字公量為三司戶部判官奉使陝西來質漢唐故地繪為西域圖以獻答冬至差

言行錄蘇頌充北朝生辰使在北漢過冬至本朝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歷家算術小異遲速不

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為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歷可也敵深以為

然自叙不能專對語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能專對

羣書精語丁年奉使白首而歸李陵與蘇武書云云出禮義之鄉

入無知之俗

上同

隨絕域之聘人領天隅之歸客

白六帖云馳

中郎之使

後漢匈奴傳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降乃詔有司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

使萬

里外國獨無幾微見於言面

韓愈送殷循使回鶻序曰今人過數百里出門惘惘有可

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見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

折衝口舌之間

老蘇送石昌言使北引云昌言官兩制及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建大旆從騎數

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

授冊臨遣遠有

光華

白集裴通制授冊與節臨軒遣之庶乎遠而有光華且使絕俗殊鄰並敬吾使也

前賢詩詞漢節野童者

杜甫送楊判官使西蕃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者

口傳

天語到鷄林

劉禹錫送源中丞充新羅冊立使詩身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鷄林金函

持詔拜夷王

姚合送源中丞赴新羅赤犀賜對使殊方官重霜臺紫綬先王節在船清海怪金函

持詔拜夷王

要使天驕識鳳麟

蘇東坡送子由使契丹不辭驛騎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

麟又見子卿持漢節

蘇東坡次韻子由使契丹見寄又見子卿持漢節還知遺老泣山前

時時鵲舌問三蘓

前人題龜年來亦甚都時時鵲舌問三蘓

中原父老識詞

臣

楊誠齋送王成之中書使遼帝遣唐朝第一人玉門關外賜金銀使星芒動梅花早漢月光垂塞草春故

國山河迎詔旨中原父老識詞臣十分宣慰華戎了歸為君王轉大鈞

笑語春風入貝州

王荆公道達文通北使歸朱顏使者錦貂裘笑語春風入貝州

四六警語

夷使
漢使

榮持漢節
光歷周原

發端

奉辭螭陛
諭指龍荒

警聯

景德澶淵之盟寇萊公約歲賂不過三十萬
慶厯契丹之聘富文忠保和好蓋又百餘年

日邊輟鰲禁之英遐宣帝詔
天外納龍荒之款新近使旌

使臣遠有光載驅原隰之外
丈夫不為將折衝口舌之間

布漢使絕域之威國有人矣
上虞廷來王之戒帝曰俞哉

雖古邊使劣諸豈特能於專對
告嗣天子王矣俾復獻於觀盟

說燕下以辨士尺書雖廣武君之策
使趙重於大呂九鼎真毛先生之功

赤手探蛟龍之窟
白戰挫犬羊之寇

掉三寸而折數十萬甲兵之鋒
合二國而蕪千百億生靈之命

許仲元定代州地之爭
王君貺宴混同江之上

可汗誓伏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中國尊安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問

執琬圭而專對
護全壁以言還

指畫山河何必按黃河吐蕃之錄
宣播威德會將獻白狼樂木之詩

喬木參天掠切故鄉之感
雪花如席可堪漢地之寒

魏王之宇留京遠使異書名之禮
儀公之將聘幣豪酋審貌象之圖

來從絕域驚伏節之猶存
歸獻異書笑象龍之可用

叱馭曰驅之凌九折叩昧之坂
傳微可定也逾三秦關陝之民
萬里請行
片言排難

從移中監而使匈奴雖莫諧於應募
封居胥山而禪姑衍倘或附於勒功

翰苑新書前集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前集卷三十九

都督

督府
督府官屬

督府

後漢建武初征伐四方權置督軍御史竟則罷魏武征孫權還使夏侯惇都督三十六軍明帝大和

四年晉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貞元二年文帝都督中外諸軍事尋加大都督及晉伐吳之役以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晉職官志宋人臣無居者唯江夏王義恭得假黃鉞宋書後魏有都督中外諸軍事又置京畿大都督總攝六軍職官分紀隋置大都督但以酬勤勞而已隋百官志唐大府皆置都督自唐以後不置本朝紹興初呂元直復相謀進取秦會之欲奪其權乃共議令元直以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置司鎮江元直覺之遽歸而命孟庾富文以參政權同都督已而落權字四年趙元鎮自知樞密院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元鎮以與吳玠共事為嫌乃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五年春元鎮與張德並相遂帶兼都督諸路軍馬入銜秋赫舍哩志寧入寇詔湯進之以左僕射為之進之追邇不行乃命王瞻叔以參知政事為同都督瞻叔亦丐免於是遂命楊存忠代為都督非宰相而以為都督自存忠始朝野雜記督視軍馬者紹興三十一年冬葉審言始以樞密院為之朝議以審言非相臣故其名下都督一等蓋不考趙豐公故事失之也隆興初張魏公為江淮都督乃命汪明遠以參知政事督視湖北荆西軍馬方城失守汪請台州遂并令魏公督之同上張魏公之初為都督也以行府為名凡事干朝廷則關三省樞密院孟庾富文時在政府大不平曰三省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耶因稱疾求去隆興初再為都督宰相主和議所行多與督府異魏公乃言進退調發當從督府

取旨施行日令主兵官及帥守監司輒以軍期事務徑申朝廷已劄下依本府指揮仍取軍令狀上曰豈有不申朝廷之理乃詔江淮軍馬調發應援從督府取旨施行其餘事務並令申奏如舊朝野雜記開禧用兵除丘宗卿食樞密視軍馬閱月而免張肖翁以元代之不勝任奉祠而去數月吳曦反復命李季章以參知政事督視四川軍馬既而有裂土之議又罷行自是不復除都督矣見朝野雜記

歷代事實得江漢心

晉帝時有滅吳之志以羊祜為都督荊州祜率兵出鎮南夏綏懷遠

近甚得江漢之心

河南懷附

庾翼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

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吳人稱羊公

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招携以

禮懷遠以德吳人悅服稱為羊公

南土謠杜公

杜預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南土美而謠之曰後

世無叛由杜公孰
識智力與勇功

皇朝事實烏珠見書押色動

晦菴集張魏公東樞覽視師江上時烏珠擁兵十萬

於淮陽公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公來勇氣十倍令韓世忠移書烏珠為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初敵諜報公得罪遠貶故悉力來寇至是烏珠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吾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愈出公所下文書烏珠見公書押色動即強言約日當戰公再遣以世忠書問戰期愈回一日而敵宵

迎軍士踴躍思奮

言行錄張浚除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往江上視師浚至鎮江召韓世忠

親諭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忻然承命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
諸將莫敢仰視
中興繫年錄樞密副使王庶暫往江淮措置邊防庶素有威嚴臨發

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庶便服坐壇上自揚沂中而下悉以戎服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自多事以來

兒童知有張都督

言行錄張浚往江上視師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

悍卒見之者必咨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金國其國必問浚今何在

倚魏公如

長城

編年備考張浚樞密使仍督師江淮上召督叅陳俊卿及浚子斌赴行在上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

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

專治軍旅

言行錄呂忠穆公願浩字元直與秦檜同

秉國政檜令其黨建言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遂除願浩都督江淮等路諸軍上諭之曰願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蠱之分職願浩秦檜唯唯奉詔乃詔願浩總師北向置都督府於鎮江

兼領屯田

同上張魏公詣親行邊郡上乃令浚往視師初之言屯田者甚衆而未見其効至是浚兼領屯田以出始置官

舊凡所行之事皆畫一而去

張趙表裏相應

同上趙忠簡公鼎與張浚俱帶都督諸路軍馬

置牙行在浚出視師江上以行府為名而鼎居中總政事表裏相應

御書裴度傳示意

同上

張魏公至江上會諸大帥議事乃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以為進屯盱眙之計命沂中領精兵為浚後翼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於是國威大振上御書裴度傳遣賜以示

手書寤寐忠勤

同上張魏公往往視師上手書賜浚曰賊雖犯順侵壽及濠州將率師

至意徒賂敵益壯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嘆

旁引裴度視行營

唐裴度傳王師

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

請身督戰

同上時討蔡不利度請身督戰帝目度曰

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叩拜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

督府官屬

紹興二年以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湖諸軍開府鎮江頤浩請辟參謀官已下文武七十七員

皇朝事實內積密謀外參庶務

言行錄張南軒先生弑字敬夫孝宗即位起忠

獻公宣撫都督諸軍事而忠獻公奏以公書寫機宜文字公是時年甫三十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夙夜凜凜直

以君父之責為已憂

論君子小人

劉岑撰墓誌向子志字宣卿朱丞相勝非以督府封李成於江

西屈公參議有一縣令以不廉被訟方求薦書入幕中公具以姦贓白丞相俱斥去因論君子小人不可使混

雜以亂政丞相皆納用之

幕府以為不可及

國使本傳張杅辟書寫機宜文字時浚起謫措

受重寄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棧內資密謀外參庶務幕府諸人自以為不可及

四六警語

視師督戎

發端

倚重宗臣
筆開督府

晉傅國秉
併董戎昭

肆時上宰
悉護諸軍

萬里揚聲
百蠻號魄

山川改觀
草木為兵

起聯

匈奴爭立可占狄勢之亡
丞相董師方正天誅之造

運籌決勝逆定廟謨
假鉞督中外之軍仍專閫寄

馳中郎之使於單于將備正名之典
兼大尉之官於丞相示恢疆武之圖

警聯

匪兇率彼曠野吾道非耶
非熊獵於渭陽公望久矣

東征若周公將是皇於四國
北伐如吉甫本為憲於萬邦

如伯益贊兩階之舞帝德用敷
若周公使四國之皇民情皆悅

廟筭來移勵節特加於體統
兵權是總折衝正賴於精神

養天下之大老當居論道之尊
運掌上之奇兵正賴折衝之重
生今聖武之昭
自置人兵之服

玄黃之匪爭歸
赤白之囊幾息

輔帝舜以重華方制蠻夷之猾夏
佐有商而專美深虞甲冑之起戎

入則履赤舄之几几
出則揚白旆之央央

斗以南仁陳而已知德望之素尊
陟以東周公主之宜勲名之益重

東晉獨王稟首專其權
南京在茲恭嘗假其節

制置

制置大使

職源唐宣宗大中年五年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行營都統制等使通鑑制置使之名始此

本朝不常置掌經畫邊鄙軍旅之事政和中熙泰用兵以內侍童貫為之四朝志宣和末姚古為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靖康初种師道為河東路制置使錢蓋為陝西五路制置使欽宗寶錄建炎元年有招捉賊盜制置使自王淵始三年有行在五軍制置使自劉光世始入諸路皆有制置使自江浙陳彥大程千秋始六月浙西安撫使康允之帶本路制置使安撫帶制置自此始也四年罷有沿江都制置使管江南東路知建康府紹興二年有沿海制置使係建康兩浙東路三年有安撫制置大使六年始鑄印以某路制置司為名其後盡省惟四川沿海有馬職源開禧用兵起丘宗州守金陵留鑄宗卿嘗以簽樞督視軍馬於是趙淳已為江淮制置命宗卿為江淮制置大使已而罷四川宣撫又以安子文為制置大使朝議以子文恩數視執政特加大字

歷代事實築堡置戍

言行錄范成大為四川制置使公以黎為要地奏置路分都監增五

寨攝少壯為兵凡吐蕃擾邊徑路十有八悉築堡置戍重賞檄羣蠻使相疑或俄蕃才擒文才以獻公命斬之

人才用其所長

同上范成大為四川制置使凡人才可用者公悉羅致幕下用其所長其餘然

者則露章以薦往往光顯於朝

掘强者討擊善良者撫摩

同上范成大為四川制置

使大州蕃部間擾邊公奏乞豫為大告掘强者討擊之善良者撫摩之使知畏慕即日施行

假便宜

誅賞

王之望西事記曰浚至襄陽自屬郡守或以下皆得誅賞因薦程千秋為京西制置使假以便宜

舉按監司

朝野雜記席大先在成都得旨位宣撫副使上凡監司不法許舉按

並聽節制

朝野雜記制置使自熙豐後多以武臣為之建炎元年仇大尉仲荀制置東南盜賊諸監帥司並聽節制許之

四六警語

制閫

外閫

發端

鎮臨荆楚

擢自价藩

起聯

策衣繡裳胡不錄周公於東國
路車來馬乃猶命申伯於南郊

謀帥誰先漢臣無出誼之右
在師中吉同公其主使之東

頗牧在禁中久頗天官一面之朝
淮海維揚州乃先元戎十乘之啟

輟言語待從之臣盡護諸將
藉文武威風之帥式遏四夷

奎壁之藏千萬軸密牒秘假之班
江淮之廣數十城疎聽元戎之令

紫殿陞班建碧幢而制閫
綠綈趨駕滌紅牆以開藩

警聯

此然玉壘 玉帳未開 萌芽戒嚴 戾止高牙
倚以金城 金城已重 細柳改色 此然方面

擁元戎之小隊 觀校青冥之鉞
布方國之細書 間圍白堊之棋

文武式萬邦之憲
指神折干里之衝

壁府奎圖莫重東頭之學士
參旗井鉞况專西道之行營

犀甲熊旗名在江淮之草木
虎符魚鑰光通河洛之圖書

朝有僉言共推羊祜之可倚
公毋多遜願為李靖之請行

淮水注法曾驚波之不作
邊塵擾擾獨按堵之自如

三分籌策小試渭濱耕戰之謀
百二山河行復闢中帝王之業

後勅中權文武作萬邦之憲
外鎮內附精神折千里之衝

公鎮踰歲月其期裴相之行營
小隊出郊垌復喜嚴公之使節

使元和懋武郎迎裴相之來
若南渡張韓羅下魏公之拜

撫五十四州之軍民瘡痍帖泰
壯一百八盤之門戶氣色晶明

內則作貌繇之衆以養其威
外以折犬羊之羣而視其魄

陝以西召公主之小屈碧幢之駐
斗以南仁傑而已即看黃閣之登

徒得君重託西陲半壁之天
行以公歸扶黃道重輪之日

陝以西分命召公自是非常之寵
河以南悲為晉主竹成莫大之勲

開油幕以臨邊徒得君重爾
下詔書而表選聊以公歸兮

昌黎入庭湊之軍信兄郎之帖服
光弼代子儀之將見旗幟之精明

昔天下曹劉走馬跳兵之地
乃禁中頗收輕裘緩帶其間

結聯

義旗西指縱難効力於行間
寒衣東歸猶冀望塵於道側

江山如舊斷無鳥鵲之南飛
宛洛可乘當使犬羊之北走

晉公之貌孰似庶諧道左之迎
大農之穀幾何庸上闕中之計

翰苑新書前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前集卷四十

宣撫

宣撫使

唐元和十四年淄青兗郛等十二州平詔戶部侍郎楊於陵以本官充淄青等州宣撫使唐書

本朝祖宗時不常置有軍旅大事則命執政大臣為之累朝但除向文簡范文正富文忠文忠烈韓獻肅五人仁宗征儂智高以狄青為宣撫使武臣宣撫自此始建炎三年張魏公以知樞密院為宣撫處置使其後杜丞相周仲弼孟富文趙元鎮虞彬甫王公明鄭仲一沈德之輩皆自二府出為之虞公始以元樞除大資政矣上恐未足為重後二日乃復帶知樞密院事焉若前宰相為宣撫則自渡江已後亦止除李伯紀呂元直朱藏一

三人紹興元年劉光世以使相宣撫淮南武臣非執政而為之自此始二年李光燾以端明殿學士為壽春等州宣撫使文臣非執政而為之自此始然自紹興至嘉泰武臣止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從官止李光燾王伯似二人蓋重之也朝野雜記

皇朝事實開公平之路

言行錄虞忠肅公允文為四川宣撫首勅大將任天錫剝下為

包直又勅守令劉洪宋琛等十一人之病民者又薦可為將帥三人進偏裨二百餘人諸軍歡呼四民交賀於是開公平之路絕請謁之私見上事不中覆凍水記聞

謁之私而軍政修矣

絕請謁之私

見上

事不中覆

凍水記聞

樞密直學士明鑄討貝川未下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自往督戰以彥博為河北宣撫使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上許之聞都統庭揖中興繫年錄鄭剛中字亨仲為川陝宣撫副使

月克貝州擒王則

都統庭揖

中興繫年錄鄭剛中字亨仲為川陝宣撫副使

節制諸將極其尊嚴三都統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及吳璘升檢校少師來謝語主關吏求講釣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儻變常禮是廢軍容璘皇恐聽命

誅統制官

言行錄李綱字伯紀

為湖廣宣撫使有統制官張忠彥者駐軍廣州頗擾一路公為宣撫使召之不來公案忠彥樂為郡檄令權知岳陽忠彥果至即械送所司取旨誅之

夜度崑崙關

言行錄狄武襄公言廣源州蠻儂智高叛

連破七州仁宗遣耆為宣撫使率衆擊之至賓州時智高還守邕州耆懼崑崙關為所據乃下令具五日粮休士卒賊諜知不為備是夜耆率衆半夜度崑崙關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賊遂大敗

平寇振

飢編年傳要慶歷三年韓琦宣撫陝西屬歲大飢羣盜嘯聚悉討平之是歲河中同華等十餘州飢民相率

東徙琦選官發省倉以振之蒲華同三州所活百五十四萬餘人他州人稱是召琦歸闕

簽書出鎮

編年備要治平三年以發書郭達宣撫陝西判渭州上
曰第領樞職獨重使權自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成都
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
軍中拜相言行錄韓康國獻肅
者至達始以發書出鎮

大入慶州境以公為陝州宣撫使自受命至陞辟三日
而行賜金繒及織文袍纓至邊悉與將吏治兵鄜延使
种孛出青澗城公欲自高奴通道河東詔
兼河東宣撫使就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大功出於儒

者言行錄虞雍國忠肅公允文字彬父金主叛順王權
失律公以宣撫視師江上大破賊軍金主遁入揚州

是日李顯忠至公曰京口無備我欲往公能分兵見助
否顯忠即分李捧軍一萬六千人及戈船百艘會於京
口公至京口謁劉錡錡曰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
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於一儒者我輩愧死矣

四六警語

宣威
肆伐

壯猷
立武

冠位斗振
宣威玉帳

昕度錫命
宣閭騫華

榮建崇牙 召升亞傅 簡在宸象 綢膺大號
盡獲全蜀 命撫征師 倚敕廟筭 出董戎師

肆揚大冊 煥服朝綸
蕪畀重權 光臨戎閫

諒武王而肆伐已高尚父之勲
命召虎以來宣庶盡淮夷之寇

方遣壯士而挽天河
宜選元臣而授神柄

神旌北指方進取於中原
天仗東旋獨仰成於上宰

運動神機量虎貌之諸帥
布宣天澤弔鴻鴈之遺民

夷人南下至勤黼袞之憂
周公東征丕赫袞衣之望

機庭經武夙勤霖雨之思
遼閭宣威坐鎮雪山之重

警句

萬里揚聲 朝野歡呼 號召諸將
百靈翫氣 華夷震疊 網羅羣英

董數路飛翰之旅 宣特使河南之復

慰兩河塗炭之民 庶幾今漢北之空

居有掃清河洛之心 以十萬節制之兵

壯為安安江左之計 當百年衰盡之寇

布天恩而軍情暖於扶輿

據地利而兵勢順於建瓴

龍輜豹畧下潛九地之深

鶴唳風聲前奪羣兇之氣

豈徒總攬英雄跨有荆益

蓋將勦力王室克復神州

國焉得削髮有仲尼之真儒

師克壯猷是資方叔之元老

裴今威名必建蔡州之功業

謝公談笑盡是淮肥之事機

警聯

方叔率止師豈但於威蠻
召公主之任尤專於分陝

謝安督征討之軍僅立功於淮水
裴度宣朝廷之意特施惠於蔡城

高旌嫋嫋聳觀傳令之新
金印煌煌正待猷傳之至

兵事節度付公允藉中權之整
天下安危注意方當左轄之虛

四國是定庶比周公之東征
三輔皆歸猶勝鄧禹之西討

昔晉襲魏而崇都督之任故謝文靖以元臣總衆遂捷淮淝
我宋邁唐而抗宣撫之權故韓獻肅以冢輔臨邊果屈靈夏

魏貅沸萬靈之煙遣輶軺以涉禹迹
介冑增一旅之氣使吏士復見漢儀

既資元老方叔之壯猷
誰謂匈奴中國之強敵

結聯

義旗西指縱難効役於行間
衆衣東歸猶冀望塵於道側

仰止光躋雖阻服弓兵之役
鋪張熟業尚能助金石之傳

相同德而行天誅即致干戈之戢
奏膚公而定王國式觀袞黼之歸

路車乘馬而遣申伯遯仰宣威
袞衣黼裳而迎周公佇聆奏凱

宣諭

宣諭使

宣諭使舊有之以宣諭德意為職而已不與軍
事渡江後所遣尤數紹興二年冬分遣御史五

人宣諭東南諸路觀風問俗平反獄訟宣布德意諭年
乃還六月又遣范右司直方宣諭川陝九年又遣方察
院庭實宣諭三京皆使者職也時李察院宋被旨宣諭
江西乃專相捕盜平逆罷為廣西提刑是年新復陝西

詔樓仲輝以僉事樞密院往永興宣諭鄭亨仲以秘書
少監為參謀子衡卒千人因制置移屯等事宣諭之權
自此重矣十一年鄭亨仲宣諭川陝始建使名得與邊
事三十一年汪中丞澈宣諭京西湖北得旨撫勞將士
體訪事宜三十三年虞雍公宣諭川陝乃專招軍買馬
其年汪膽叔代之亦參軍政蓋自鄭亨仲後其權在宣
撫之亞焉

朝野雜記

皇朝事實循行諸路

言行錄呂忠穆公願浩字元直時
諸路盜賊稍息公慮守令不虔諸

分御史循行諸路上乃詔三省選強明廉謹之人臺察
不足則以郎官攝之皆令引對面給親札御寶歷回日

放其殿最以著實罰分
往諸路並以宣諭為名
薦劾盡公高宗紹興二年遣使
宣諭諸路賜以宣諭

詔書御寶手歷居他官者並攝御史劉大中胡象朱吳
明索薛徽言五人同入見上諭曰凡所下詔令州縣徒

掛牆壁皆為虛文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守令民之
師帥縣令尤親於民姦賊之吏必須按發公正奉法之
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
觀問風俗等事並書於歷朕一一行之乃詔吳使浙東
福建叢浙西大中江東西徽言湖南而索使廣東西上
各賜內帑帛二百大中薦舉按劾兩盡其公士論稱之

奏攻守策

言行錄真雍公之為宣諭也開幕府於襄陽
以為荆襄藩籬實任在唐鄧然勝勢在唐州方

城其次在樊城其次光化軍當先城新野次城鄧州次
城唐州又開泌河以通漕運藩籬既固則襄漢久安此
守策也王師進取之路出蔡以晚春出襄鄉以襲許出
汝洛出商虢以震河東出商以圖陝西北攻策也部公
以定累奏以聞而時相欲速和議

關河響應牛酒迎師

唐鄧二州既而朝廷深悔之
言行錄真雍國忠肅公允文公自襄陽而開幕府於興
元時為川陝宣諭使經理有序關河響應旌旄所揮軍

民歸附日以萬計且爭出蜀衆牛酒以迎王師無何言者謂宜弃陝西三路新復州郡而退守蜀之故封公屢爭不能得

四六警語

宣明上旨
風示國威

選用儒紳
布宣上意

肅將使指
徃厲士心

五單于爭立爲常邊運之害

銜命而使

一居州獨賢

並界使華之重

非公其誰

一揖怒哇

蜂屯蟻聚俾之勇効力而智効謀

三軍挾纓

彗掃星流於以戰必勝而攻必取

謂中原蓬蒿之日久

而遺黎雲霓之望深

裴度宣朝廷之意且雷動於郾城

相如諭父老之文亦風行於巴蜀

方將指義旗而長驅

正欲示聖策之先定

必言詞慷慨足以激義氣而動雄心
則忠勇鼓行皆欲罄王庭而擣巢穴
雖以其時則可矣
必聲其罪而伐之

楚三戶而亡秦當出萬舉萬全之計
湯一征而自葛盡雪匹夫匹婦之讐

魏繼沸萬寇之煙
介冑增一鼓之氣

三年伐鬼方而克之尚竊遲於此舉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知處立之有期

翰苑新書前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翰苑新書前集卷四十一至五

詳校官中書_臣康綸鈞

主事_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邱桂山

謄錄監生_臣施銑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前集卷四十一

總領 附總幹

總領 總領財賦古無其官靖康末高宗以大元帥駐軍
濟州命隨軍轉運使梁揚祖總領措置財用然未
以名官也建炎末張魏公用趙應祥總領四川財賦始
置所繫銜總領官自此始朝野雜記又職源紹興三年
差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應干都督府錢物糧
斛六年都督諸路軍馬張浚言三宣撫司錢糧漕司互
相占吝因置闕乏亡於戶部部長貳內差一員來鎮江府
置司專一總領詔差戶部侍郎劉寧止七年令戶部郎
官霍巖前往鄂州置司專一總領岳飛軍錢糧其後大
軍在江上間遣版曹或大府司農卿少調其錢糧皆暫

以總領為名而四川改置都轉運司故總領又廢紹興十一年諸將既罷兵乃置三總領以朝臣為之皆帶專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又使之豫聞軍政不獨職饋餉而已凡鎮江諸軍錢糧隸淮安總領治鎮江建康池州諸軍錢糧隸淮西總領治建康鄂州荆南江州諸軍隸湖廣總領治鄂州其序位在轉運副使之上十五年復置四川總領治利州天下凡四總領矣職源紹興十六年四川總領司以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所為名十八年詔罷宣撫司改為四川總領乾道六年併淮安總領入淮西以有發運故也未幾復置朝野雜記

皇朝事實外司農

國朝湖北總領所壁記云國家駐蹕吳會形勝控扼之地上下數千里自

蜀漢荆襄江鄂達於兩淮其間列戍數百而大屯不過十數視屯兵若干州之賦入供具軍食其始費用出入悉聽其主將之所自為已而兵寢乏用紹興五年始命中都官為外司農兼總其賦之入而制其出為四總之

所專掌利源

朝野雜記東南三總領皆仰朝廷科撥獨四川總領專掌利源即有軍興朝廷亦不

問故趙應祥開權鹽酒而王瞻叔之望括白契以佐軍需云

總其入制其出

見外同

水輸陸送

淮總石記凡供軍之物民部記其實下江浙數州水輸陸送先虛旬督其稽逗而勸其能

則有薦舉之權頗得淮鹽所算酒壚所權以贍用

左支右吾

鹽洲老人小傳洪迄以戶部郎總淮

東軍馬錢糧符離甲申之役緣淮列戍襁負來歸者袂相屬供億之費數倍左支右吾僅逃乏困就遷司農少

卿儲行素備

周益公集王之望持節入蜀以王官總軍賦適金人渝平王師十萬攻取郡縣保守

闕隘累月不解甲公與將帥議論住復費金穀鉅萬計而儲行素備蜀人不知焉孝宗即位特增置戶部侍郎

升堂宣諭

號善理財

言行錄張魏公移軍閬州總領趙開兼都漕號善理財不加賦

於民而軍用足宰執奏浚令居閫為水運以給西軍

之望如蕭何

中興繁年錄權戶部侍郎吳希

入對上因論財賦在之望遂言川陝用兵朕全得一王之望之力大軍十餘萬衆數月與夷角敵而蜀人不知

之望在蜀幾如蕭何之在關中候事稍定朕當大用之卿因書宜導此意

如蕭何之在關中

見民部總軍須

盤洲集淮東總領石記序紹興初孟大參開江淮荆浙都督府請用民部長貳

居建康總領軍須於是貳卿姚舜明以選行

館職領錢糧

朝野雜記諸路總領故事皆帶在內

金穀官淳熙中趙溫叔用宇文郎中子震為淮東總領時宇文尚為館職及命以著作郎兼權金部郎官為之

以館職領錢糧非舊典也當時皆不以為是

就遷農卿

見左支右吾注

羣書精語以仁為本以智為制

論曰劉晏幹萬貨盈虛厥功茂矣君子之治財

以仁為本以智為制其為利害而寓諸
法法成矣矣巧者不敢過拙者不敢不及
又曰歛之絲管而下不
怨藏之百姓而上不之

總幹

皇朝事實扈從皆知公名

樓攻媿集汪大猷字仲嘉差總領淮西軍馬錢糧所幹辦

公事金人犯邊饋饟王師高宗巡幸供億百出公佐其長以辦羣工扈從皆知公名
一司賴公為

多樓攻媿集楊子休字子美詞鎮江分司料院職務至簡而少保吳公瑤為總領一見期以遠到幕府事為

吳公以開心聽可一司賴公為多

四六警語

王人 餉節
餉臺 主餉

發端

承詔昕庭
峙糧天塹

疏榮中禁
總餉外臺

奏最承流
陞華總餉

王人處外
侯甸懋功

疏恩萬里
移餉六師

結知宸扆
改領餉臺

陞卿九扈
給餽列屯

起聯

人自日邊恩榮畫錦之遺
錢流地上師有宿飽之期

事權增重光勞矢之前驅
氣色益明飽樵蘓之後爨

無踰老臣久望甲寅之報
朕有成命足寬庚癸之憂

千里餽糧有饒孰堪將指
六計以康為本時可易公

榮拜恩綸膺尚書郎之高選
肅將使指總半天下之贏貲

九霄觀象使星郎宿之交輝
十道披圖江表淮孺之並總

漢尚書郎之選珠璣上應於列星
唐租庸使之權寶餉交飛於六路

念甲兵錢穀之問日至廟堂
總江淮財賦之權風生詔節

警聯

非得當今之劉晏 當累累佩印之日
安能追古之鄭侯 正哲哲待哺之時

方樵蕪後爨之時 使星炳煥與卿月以光輝
正飛輓多虞之日 屯竈浩繁亦民天之攸係

分此列戍豈容樵蕪後爨之憂
必得名流可稱贏貨佐軍之實

東南之力竭矣絮藏焦焚
西北之事紛然苻移旁午

自江輸淮以達京師錢流地上
聚米為谷以陳形勢敵在目中

常操天下之贏貨特其寄徑
均節邦中之財用正爾知津

據厥倉之積開斷蛇逐鹿之基
留渭濱之屯紆流馬木牛之運
關中給餉允資四總所之事權
鄂渚建臺尤係半天下之財計
或入邊食十年於塞下
或糴穀斛百萬於湟中

士飽而歌益壯軍聲之十萬
人圖其舊佇觀海運之三千

承錢穀甲兵之問綽有建明
總江淮財賦之淵蓋歸調度

正當器械車馬之脩復吾境土
肯使錢穀甲兵之問至彼廟堂

悉剗數年之積蠹
坐觀萬竈之清煙

結聯

撰先生之杖屨阻緦鳬趨
聽大使之教條願彈萬力

王人在諸侯之上行視多儀
談士經萬戶之封幸符夙志

足食然後足兵固欲資糧之充美
裕民所以裕國當防水旱之灾荒

序諸侯之上小頒足兵足食之規
列兩禁之聯佇告嘉謀嘉猷之益

發運使

發運使

本朝太平興國二年置江淮水陸發運於京師
端拱元年罷以其事分隸排岸司編年備要至

道元年始命洛苑副使楊允恭西京作坊使副李延遂
及太子中允正子與為江淮兩浙發運使兼知制茶
鹽事始就淮南置局三年省咸平二年鹽鐵判官王子
與復為制置淮南茶鹽是年令兼制置礬稅仍領荆湖
路三年以子與充淮南轉運使四年又加都大發運使
並以淮南轉運使領其務而無使名景德二年復置一

人後亦有二人副使以諸州副使充景德二年置都監
天禧二年官崇者或為副使秩輕者為郡監副使都監
不常備分紀景祐元年罷寶元元年復編年備要慶歷
七年上命發還副使更不置正使職官分紀置司真州
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以贍中都渡江後江湖寇盜多
發運司第職糴買而已紹興二年罷以其錢帛赴行在
八年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生財之道請置諸
路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置司蘓杭戶部侍郎李彌遜諸
復置發運使別給糴本錢數百萬緡廣行儲積徽猷閣
待制程邁為江淮荆浙閩廣經制發運使專掌糴事九
年廢發運司乾道六年虞丞相當國泰復發運司以戶
部侍郎史正志為江浙荆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
使朝論不以為宜汪聖錫黃通老二尚書言之尤力執
政不聽其年十二月正志以奏課謬謾遂廢司馬朝野
雜記後復以平江府守臣兼
專領糴運之事以餉淮軍

皇朝事實考故事明信令

東都事畧許元權江淮荆浙制置發運判官既又為使元

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不數月京師足食乃考故事明信令發歛轉徙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歲漕六百萬而常餘百萬

疏支家河

同上吳處厚傳紹聖初知蘄州居數月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歲

漕六百萬二十萬石至京師又修復泰州捍海堰成復通戶三十六百民為立生祠

疏漕河

同上魯宗

道遷江淮發運使疏真揚漕河廢三堰舟楫使之歲以八百萬而食京師

開長蘆以避覆舟

之患

同上張綸天禧中為江淮發運副使居二歲增米八十萬疏五渠道太湖入於海復租米六十萬開

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高郵北漕以備非常仁宗謂執政曰發運使總六路之廣其財貨調用幣帛穀

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

董榦懈檢欺隱

楊誠齋集

權邦彥為淮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轉輸六路董榦懈檢欺隱數逋亡賁稽滯水程陸輟餘五千里財用湊

足於行在所億萬計有詔嘉嘆

革去舊弊

東都事畧薛向為江浙等路發運使領均輸之職運舟兵

士交相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沈舟以滅迹向始募客舟以官舟運費募寡而物良舊弊悉去

王昺發

八難

職官分紀慶歷中王昺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內侍楊永德奏請沿汴置鋪挽漕舟歲可

省費六萬昺議以為不可三司判官一員將永德就昺議發八難永德不復爭昺因疏言陛下幸用臣不可過

聽小人所有變更以誤國計於是

耀卿言中制

國史仁宗時都

官員外郎吳耀卿言景德中江淮漕米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萬石故江淮之間穀價常貴而

民貧請約咸平景德中歲漕之數立為中制
上以為然乃詔發運司歲減漕米五十萬石
惜民力行

錄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正無
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備賑糴

職官分紀國朝大中祥符三年江淮發運使李甫言今春運米六百七十九萬石諸路各留三

年以備賑糴

鑿泗州股渠

東都事畧蔣之奇傳之奇字穎叔權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元豐

六年始建鑿泗州股渠以避長淮之險
自是無覆溺者哲宗朝再為發運使

在職十三年見考

故事明
信令注

再為使

見鑿泗州股渠注

四六警語

九重申命
千里運糧

一札疏榮
千艘督運

置司京輔
運餉淮濱

發端

疏寵楓宸
餉軍榆塞

民樂於市
士飽而嬉

興國三年始置司於京邑
紹興八載復命使於蘓杭
民自樂輸耐無勞於搜粟
士皆宿飽道何有於脫巾
銜尾舳舻千里命泛舟之役
歡聲士卒一陶均鼓腹之恩
無糴賤傷農斯樂與官而為市
既積多實廩自然為國以蓄威

羽檄交馳當預講赤囊之策
糗梁宿峙方有資紅腐之儲

汎吳江之秋斂舳舻千艘
資淮浦之晨炊號貅萬竈

廟堂有甲兵之問餉饋宜先
江淮為兵賦之淵轉輸有賴

糴以招名人樂寬平之政
量無苛取吏懲信必之威

貌貅騰萬竈之煙將輸是急
邊隅有一朝之警調度所關
裹乃餽糧遠餉雲屯之戍
浮於淮浙肆傾天庾之輸
千帆電掣聲喧浪屋之鯨鯢
萬竈烟橫喜暢柳營之貌虎

翰苑新書前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前集卷四十二

京尹

京尹

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京師為內史漢因之景帝分左右內史武帝置京兆尹右扶風左馮翊為三

輔後漢都洛為河南尹魏晉因之歷代所都皆尹江左為丹陽尹北齊為清都尹後周及隋復為京兆尹唐初置牧開元復為尹五代都汴為開封尹國朝牧尹不常置太宗真宗皆嘗尹正後親王無繼者惟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尹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專決大事則稟奏若承旨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敢糾察建隆以來為要劇之任崇寧三年蔡京乞罷知府置牧尹各一員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四

朝志尹以親王為之號判南衙凡命知府必帶權字以翰林為之翰林學士及雜學士若待制則權發遣而已所選皆人望蓋四方取則之地也聖朝職畧中興駐蹕杭州建炎三年改杭州為臨安府守臣帶浙西安撫多卿監從臣兼紹興三年詔臨安府有奏稟事許不隔班上殿乾道七年皇太子領臨安府尹廢臨安府通判簽判職官置少尹判官推官少尹依淳化判官例差侍從以上判官依天聖命用郎官以上餘曹依舊府官庭參仍拜小事少尹裁決徒流以上具案判準表奏則繫皇太子銜申中書以下文移則少尹簽書九年皇太子辭免臨安府尹其知通簽判推判官並復四朝會要孝宗會要

歷代事實京尹

韓賀雨表職司云

明府

漢戾文謂孫保曰明府素著威名

玉麟

職官分紀樊子蓋檢校河南內史屢有理績
隋文帝謂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虎
銅虎上銀

章

前表尹服銀章青綬佩水蒼玉

幢蓋鼓吹

李變別傳變拜京兆尹加幢蓋鼓吹變履潔白之節

秉執忠良吏民愛敬作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愛如母訓如父

清粹忠正

職畧

曰河南京畿大郡四方表則庾純清粹忠正才經治亂其以純為河南尹

公正方嚴

唐韋澳為京兆

尹公正方嚴吏不敗欺

忠亮篤誠

見明於治化注

聲重朝廷

前漢始元年有男子自謂

衛太子京兆尹嵩不疑叱吏收縛曰晉嗣曠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

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由是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

名重朝廷

袁安為河南尹

政號嚴明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若斯赫赫

見兄弟繼注

不為灼灼

顧少連字

夷仲政尚寬簡不為灼灼之名

河南二尹

梁邵陵王辭丹陽尹表京兆五守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

平罕 趙張三王

職官分紀漢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

有三王謂趙廣漢張敞王章王駿

邊延二君

後漢延篤為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愛恤民黎郡中歡

愛三輔咨嗟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

京兆

三王

見上三王謂王尊王章王駿也

前賈後張

唐中宗以張仁亶為洛州長史初賈敦頤為長

史頗有政績故時為之語曰洛州有前賈後張也

清都輦

唐大詔今相王永川牧制宜紆朝紱用清

都司輦轂

唐孟容為京兆尹奏憲宗曰臣職司輦轂尚為陛下抑豪強

四方表則

見

粹忠

百郡之首

見明於治化注

岳牧之首

白集張正甫制馮翊吾左輔也故其選任

冠四方岳

為輦轂師表

唐憲宗時京兆尹柳公綽口奏云京兆為輦轂師表

管神

州赤縣

韓文答友人書云京兆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

尚寬簡

見不為灼灼注

大體

不苛

劉晏子士安為京兆尹總大體不苛號稱職

視如子

延篤字叔堅為京兆尹視民如赤子

正身率下民不忍欺其聽訟理冤發姦摘伏明出自然

愛如母

見禮蓋鼓吹注

冬日之愛

晉元帝丹陽傳序曰尹者正也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

之恩

見禮蓋鼓吹注

延壽恩信

前韓延壽傳延壽閉閣思過恩信周二十四縣庭無訟者吏不

欺乾曜寬簡

唐源乾曜為京兆尹政存寬簡

條教可觀

晏公類要廣漢聰明下不能欺

延壽屬善所居移風翁歸抱公潔已為近世表張敞緣儒雅刑罰必行條教可觀

明於治化

晉武帝寧詔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宜為通遐所模以導齊之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內外明於治化其

以恂為河南尹抑豪右

唐劉栖楚改京兆尹權抑豪右甚有鉤距人多比之趙廣漢

諷姦惡

孫寶召為京兆尹以立秋日暑戾日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以成嚴霜之誅掾部詎有其人乎丈即曰無其人不取輕受職寶曰誰也丈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竟發摘姦伏

前趙廣漢行京兆尹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其發摘姦伏如

神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彈擊豪強

唐許孟容為京兆尹神策軍吏李昱

假富民錢不償孟容械繫之上宣諭令付本宴孟容執奏曰臣職司輦轂民錢未盡輸昱不可得上以其守正

許之自此豪右斂迹威望大振

剪治強宗

北堂書抄漢華松剪治強宗

彈壓輦下

柳仲

郢先為京兆尹故號嚴明俊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言事者以為不類京師時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郢

邑之治惠

檢御貴戚

李邵別傳尹當整頓京師檢御貴戚

政號嚴明

袁安為河

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職罪鞠人在職十年名重朝廷

政令甚明

前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拏豪強

京師畏之胡常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少弛威嚴

嚴肅

為治

黎幹為京兆尹嚴肅為政人頗便之

決斷無差

唐德宗時吳琬為京兆尹奏孜孜以勤儉

為務人樂其政掾吏凡有疑獄難決之事多候琬得出時呈奏免摘瑕病湊雖倉卒必指其姦倖之處下筆決斷無毫釐之差吏非大過不行咎責吏尤惕厲庶務咸舉

嚴而不殘

前萬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幾何人不疑曰有其母即喜笑為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

毋怒為不飲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簡而不犯

北堂書抄晉傅瑕持法簡而不犯

豪右

大震

楊於陵字達夫為京兆尹京師豪右大震

豪右斂迹

見彈擊象強注

聽訟理冤

見視如子注

摘瑕指姦

見決斷無差注

聞鵠挽鈴

溫彰違京兆尹一日聞挽鈴聲視之

乃鵠也尹曰必是訴其人採子命吏視之果得採雖者

吏民稱趙

前趙廣漢云云遷行京兆尹滿

年為其以和顏接下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相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百姓謠

李

唐李峴傳峴遷將作監改京兆尹所在皆著聲績以雨灾歸咎京尹出為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踊貴

百姓謠曰欲米賤追峴其為得人心如此

百姓歌趙

見發摘姦伏注

三輔課最

前漢

書尹翁歸為右扶風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

京師肅然

東觀漢紀張酺違河

南尹京師肅然 枹鼓稀鳴

前張敞為京兆尹長安市偷尤多一日捕數百人枹鼓稀鳴市無偷其治

畧循趙廣漢之迹而以經術自輔其政赭衣盡獲記室新書名存內史之榮寵貴京兆之號赭衣

盡獲枹鼓稀鳴民安盜息魏志鄭渾字文公為京兆尹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卑

輕者相伍溫信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令以族奸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息表賢顯善前張敞治

京兆二依廣漢之迹方畧耳目發伏禁奸不如廣漢然敞以經述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純用誅

罰以此能自全接士推功前趙廣漢遣京兆尹和顏接士推功歸於吏曰其掾所為非二千石所及吏見

之皆自寫心腹無所隱匿納言出任魏志劉靖為河南尹應干與書曰入作納言出任京尹富民之術日

引月長少府出為前王駿為少府成帝欲大用之出為京尹試以政事高第入守京兆尹京

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國郡國二千石高第入守京兆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年輒危失名以罪過罷為

趙廣漢張敞
為久任也

治行入守

前黃霸云云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

袁安十年

見政號嚴

明張敞久任

見高第入守注

少游四為

唐太宗實錄魏少游以吏幹知名四為京尹有規檢

久任無赫赫之名
而廉謹有足稱也

父子為

唐柳仲郢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遷河東

兄弟

繼唐李仲通天寶末為京兆尹弟叔明繼之長安
繼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皇朝事實京部

淇水除蔡延慶制名典京部云云

天府

楊億代表牧民總京邑之浩穰

都府

胡文恭行錢明逸制委都府之治

尹政同上

士大夫交稱其能

東都事畧

沈邁知開封府為人明正通達世務其治開封每晨起視
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與親友往來從容談笑以示有

餘士大夫
交稱其能

閭里亦知其名

包拯名知開封府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里大小

男女亦知其名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府吏坐門收訟牒謂之牒司掾即大開牙門人徑至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治有能名**見破奸發隱注**聲聞赫然**見豪右**為政**

一以誠信

言行錄陳文惠公亮佐字希元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職以擊強盡察以防

姦警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至公不敢干**

言行錄杜正獻公衍開封治京常撓於權要公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剛嚴不可干**言行

錄包孝肅公知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閭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

聽斷如神

國史杜衍知開封府聽斷如神權要之家不敢干以私**吏民以為神**東坡

集張文定公方平知開封府府事繁為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以次決遣毫髮不遺吏民大

驚以為神

文書躬決

晦菴集李椿字壽翁臨安擇守公在議中執政或謂公待人無委曲

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府事既視事親閱文書躬自予決要人請囑一無所聽在府三月竟以權倖不便亟

解去而人至今稱之

為政精敏

東都事畧呂溱傳溱字濟叔知開封府為政精敏京師翕然稱之

民不敢欺

言行錄王恭簡公嚴叟知開封府曹讀以物產貿易萬緡市僧指違逾年止輸其半一日

聞戶外有錢聲償錢皆足讀怪之詢其由乃曰王公今日知府矣公治開封不為精神智力如在無事小郎而

老姦民自然畏慄至不敢欺

摘發吏姦

東都事畧鄭戡字天林知開封府府史馮士人素奉權貴

戡發其姦利事流之於海島

列內侍罪

慶史范文正公尹京時有內侍怙姦作威傾動中外公抗

疏列鞭朴以治

蕪氏談訓祖父諱頌字子容尹開封頗其罪

後惠丈治之非濠穎臥治之比

破姦發隱

言行錄蔡端明裏字君謨開封世稱難治公居之有能名

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破姦發隱吏不能欺

寵貴必寘於法

言行錄歐陽文忠公尹京不事

風采至寵貴雖詔命有所不免犯禁令又求苟從必寘於法

豪猾斂手

言行錄吳文肅公奎明於

從政及領京師富人孫氏京師大豪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產及其婦女發其宿罪徙之遠方而豪猾斂手聲聞

赫然豪右屏迹

李穆知開封府豪右屏迹權幸不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材

輦轂肅清

錄韓維字持國知開封府始置八廂分決輕刑輦轂肅清神宗曰韓維以文學及任繁劇號稱職可謂得人

都人相賀

晦菴集吳康肅公芾知臨安府命下之日都人相賀而吏屬屏氣入謝庭中內侍省為人

求薦及他鄙事為屬者公曰吾薦章不可以求而得若某事則詣府自言吾得以法決之自是人莫敢干以私大闢家童毆傷酒保公捕論如法以徇於市宗戚貴人私營佛屋錯雜民廛藏匿奸盜吏不敢捕公奏請盡撤之由是權豪側目

遼使歎息

哲宗實錄王安禮知開封府事至輒斷庭無留訟久

繫待辨者一切論決未三月而獄內皆空揭諸府門遠使過見嘆息以為異事上曰安禮能駭動外夷於古無塊

京師興謠

談苑范仲淹知開封府決事如神京師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詔書褒美

歐陽六一集程文簡公琳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苦治劇或滿歲罷不然被謗或以事去獨

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

擢為宰相

劉沆天聖中所至有治劇

之聲自開封府擢為宰相

三世尹京

四朝國史梁子美傳子美權開封府尹入謝言曾祖顥祖適皆

常領府事今臣復攝尹懼弗克負荷
徽宗曰卿三世尹京縉紳盛事也

固空不自言

范百祿知

開封府固空僚屬欲百祿言於朝百祿曰千
里之圻而無一人之獄此上德所格豈伊功耶
治益閑暇
言行錄范仲淹知開封府號難治公治
益閒暇日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陳以嚴肅擢參政
太平興國六年以李穆參知政事上
曰卿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加獎擢也

自叙自譽京邑

晉袁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黃霸馳名於州郡而自譽於京邑

羣書精語布宣天子威德

韓愈上李實大尹書曰閣下赤心事上條理鎮服布宣天

子威德忠於君孝於親

法式自京尹始

元相京尹制誠以海內法式自京尹始輦轂之下盜

賊為先假之恩

非有德不可為

杜牧曰尹坐堂上階下拜二赤縣令屬官將百

人悉可咎辱非有德不
可為豈止取史事邪

前賢詩詞雲霄今已逼

杜甫贈鮮于京兆詩異才應間出爽氣必殊倫雲霄今已逼台

衮更誰親詞場繼國風

杜甫寄河南韋尹詩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云云鼎食為門戶詞場繼

風謁帝朝承明

梁元帝尹荊州詩驂駕乘駟馬謁帝朝承明

赫赫蕭京兆

贈蕭京尹詩府中羅借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云云

京河亞尹是優賢

鄭谷詩郎署轉

曹雖久次京河亞尹是優賢

政聲長與江聲在

杜牧寄京兆韋尹詩一謝岑陽舊使君郎

人矯首望青雲政聲長與江聲在自到津頭日夜聞

四六警語

都府京部

京轅神掌

京邑尹政

京兆京華

發端

羽儀卿寺
彈擊帝城

光奉贊書
允釐神甸

首躋郡牧
生鎮神宰

被命席前
宣風輦下

寵疏漢禮

尹正周畿

起聯

人望翕然知京尹之有趙
上心簡在果弄印以授堯

飭五雉之功趣新班於紫橐

扈六飛之蹕還舊硯於黃圖

張京兆以經自輔儒雅素稱

趙廣漢摘伏如神見聞皆振

警聯

得大地而雖可回旋
去近天而尤難展布

蕭鼓行春騎迤碧油之元帥

鈞衡虛位佇看綠鬢之中書

問牛知馬何勞鉤距之私

視鵠得雛察見挽鈴之異

春王畿之千里 詬訕不設
界帥閫之十連 桴鼓弗鳴

皇皇千里之畿可令莫枕
翼翼四方之則何用置簫

踏紅輦路莫修燕賀之儀
望碧油幢姑致魚封之慶

彈壓為先暫屈月卿之重
威名大震益增天府之崇

輦轂之下必先彈壓與列郡殊
錢穀之間不至廟堂有他官在

邦泉似海而剖決川流
吏牘如山而剗裁風駛

夷吾在江左今復奚憂
蕭何鎮關中終觀能用

楚令尹之三仕莫窺喜愠之心
魏少游之四來更紀神明之政

攝鴻鴈之玩而以威
繩狐鼠之奸而以法

廣漢之稱神明未足伸於遠業
蕭何之善鎮撫庶丕紹於前聞

鋤數年之姦吏盡去根株
慰三輔之居民自安井市

劉沆在天聖初自尹而入為相
張敞為京兆最繼後者難其人

惟冕旒獨厚於眷知
故輦轂特顯於委寄

結聯

約東方新愈切凜冰之懼
併懷所逮終祈全璧之歸

效韓愈謹奉大尹之書非為文也
慕劉向獨序馮翊之傳尚有志焉
贊賀削以涸中涓雖例隨於百吏
策懦軀而行來路幸獨有於二天

都廂

國朝大中祥符元年置京新城外八廂真宗以都門之外居民頗多特置廂吏命京府統之熙寧三

年京朝官曾歷通判知縣者四人分治四廂凡民有鬪訟輕者得以決遣紹興中臨安府先依開封府例於城外南北廂置主管公事近又於城內左右廂添置官兩員分減在城詞訟後臣僚言將在城左右廂廢置在廂官兩員移往城外南北廂

皇朝事實除監察御史

邵伯溫撰蔡確傳確字特正韓維知開封府奏為管勾右廂公

事後知府劉庠責確廷參確謂藩鎮辟除掾屬乃有此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庠不能屈神宗聞而嘉之後因臺官有關執政奏乞除官神宗曰只用不肯階墀見劉庠者遂除監察御史

翰苑新書前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前集卷四十三

留守

留守

隋大業九年代王侑留守西京十二年李淵征太原留守王威高君雅為副通鑑唐太宗親征遼東

置京城留守以房玄齡充蕭瑀為副高宗幸洛陽以雍州長史李梅為西京留守其後太原府亦置尹及少尹以尹為留守少尹為副留守謂之三都留守見唐職林及職官分紀國朝天子巡狩親征則命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建隆元年親征澤潞以樞密使吳延祚為東京留守其西南北京留守各一人以知府事兼之見分紀留守司掌宮綸及京城守衛修葺彈壓之事畿內錢穀兵民之政四朝志建炎初京城有副留守又有西京留

守並係執政從臣充兼節制軍馬其後武林建業並建
行宮武林視汴都而建業視三都焉聖朝職畧紹興四
年參知政事孟庾為行宮留守從權措置百司事務六
年有行宮同留守詔二留守並權赴尚書省治事是年
八月三省已降指揮三省樞密院常程事務並聽行宮
留守司與決詔泰檜孟庾並權赴尚書省治事中興會
要

歷代事實留臺

貞觀中太宗幸玉華宮
房玄齡以疾卧總留臺

留鎮

白集韓準
余東都留

守制云方

留事

魏志

管鑰

蕭何以信謹守管鑰注
云高祖出征何每居守

麟符

委留鎮

六典云傳符之制京都留守曰麟符隋易帝幸遼東命
樊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攻城子蓋備禦有功
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比蕭何冠恂且謂曰
公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無

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
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虎節 周禮山國持

節

後魏高祖南伐以太尉元丕廣
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持節

降麻

五代會要晉天
福中勅留守之

任委寄非輕凡降絲綸宜同將相今後除
留守宜並降麻留守降麻自安彥威始

降絲綸

見賜

旗甲

唐元和九年以尚書左丞呂元膺充東都留守舊
制命留守必賜旗甲與方鎮畧同及元膺受任終

無所賜朝論以東有寇虞特用元膺不當削其義制以
阻威望諫官上疎曰華汝壽三州列賜戎械居守之重

固宜寵借憲宗曰此數處
並不當與其後遂皆停

社稷臣

郭子儀為京城留守儀
自變生倉卒賴子儀

復安帝曰子儀固社稷臣因勞曰用卿晚
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唐職林

國元老

唐玄
宗東

巡宗璟為留守上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為朕股肱
耳目今將巡洛邑為別歷時所有嘉謀嘉猷宜相告也

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絲絹等仍手制曰所進言
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其見重如此
號良吏

顧少連字夷仲為東都留**有王周之節**
太宰辛洛陽李
守表閒田以利民號良吏
大亮副房玄齡

居守玄齡稱有王陵
周勃之節可倚大事
留守北宮
和帝南巡以牛僧儒留
守北宮上特寵異之

不以武將
續通典唐故事居守之任或用舊德或用故
相未嘗以武將而當保釐之重長慶二年以

浚郊有事地逼封圻以前義武軍節度使
陳楚為東都留守且非舊制尋亦改焉
罕用武臣
唐

事東都留守
綠野堂
裴度字中立文宗時留守東都時
闍豎擅威天子擁虛器度不復有

經濟意乃治東都綠野堂野服蕭散為之把酒不問
人間事帝知度神明未衰每人自洛來必問度安否

皇朝事實留都
歐公除劉沆制
乃眷留都之重
別京
又除文彥博制
別

都溫公賜大名韓琦宮鑰文彦博謝表守居留又賜彦

處居留彈壓為先紹興八年召呂頤浩付以建康頤浩以疾辭趙鼎曰頤浩之政長於彈壓

建康之民頗望其來上曰繁劇之政固以彈壓為先若不動聲色使百姓陰受其賜小人却不知也中興會要

保釐之務楊億代表上京都之齋職畧荆公除李璋北

門鎖鑰言行錄寇準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

北門鎖鑰位置營壘言行錄洪文安公遵知建康偏走郊野位置營壘民居及冢墓無相

涉諸將不能易上賜手札曰寨地異團結民兵言行錄葉夢得

字少蘊號石林先生留守建康團結松江民兵數萬至是呼集分據江津仍遣其內機宜官模領數千人守馬

家渡寇果遣吾叛將鄺瓊以輕兵來犯覺有備乃去

順昌之捷

言行錄劉錡領兵赴東京副留守任

抵順昌府得報敵已入東京公曰某本赴留司今東京既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公親於城上督衆設戰具凡六日而賊至公遣擊之頗殺敵衆既而烏珠親擁兵至公登城會諸將問策或謂宜具舟全師而歸公曰朝廷養兵正欲為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公遣數百士出西門敵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言行錄王沂國文正公曾留守洛陽屬歲歉里有囤積者饑者聚黨脇取隣郡以強盜論公但重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為法全

輦下清肅

李沆字大初諡文靖真宗朝戎人寇邊幸鄴沆以宰臣為

東京留守不戮一人而輦下清肅

條具十事

鄭克撰呂尚書祉行狀公知建康府赴闕奏事建康

歛歲用輕法

東南巨鎮南渡以來行宮在焉兼掌留鑰選用尤重公
對於內殿敷陳時務當先定其規模募為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又條具

軍伍畫像以事

言行錄王沂公再蒞大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

十事上嘉納之
軍伍咸畫像以事之時邊使每往復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後入

邊使押字書

名

言行錄韓魏公鎮北門北門為聘使道舊與京尹書皆押字不名及公留守則名於書其副使成禹錫來

仍喻來介曰以侍中在此故特名及公社稷非卿不可
去後留守引前此欲得其名強之不可

景德元年駕幸澶淵真宗謂王陞辭特宴

言行錄范成大淳熙中帥

江東兼行宮留守陞辭詔明日辭選德殿特設几開宴
酒三行命侍行過西小軒曰此朕清坐處也再坐上曰
勸卿一盃且有以為侑公飲訖二內侍捧縑素來上有
石湖二大字公拜賜進謝上為滿引復袖御書蘓軾詩

一軸
以賜

羣書精語任關中事

前蕭何傳漢興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戶轉

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

掌北門之管

類要

秦伯使大夫杞子成鄭掌北門之管

居守保綏

陸集賈耽東都留守制命以居守俾之保綏

統

都邑操紀綱

同上統御都邑操持紀綱

前賢詩詞兵符賜上公

唐職林劉禹錫送裴司徒留守太原詩星夜出關東兵符賜上

公山河歸舊國管鑰換離宮行色旌旗動軍聲鼓角雄漢壘三秋靜胡沙萬里空其如天下望旦夕詠清風

四六警語

留鑰

留司

別京

留事

光奉明鑰

留臺

宮鑰

別都

留鎮

出司留鑰

發端

臨遣英望
保釐別都

輟臨北國
來尹東郊

光膺制綽
移帥留都

起自殊庭
典司留鑰

出綸廷閣
司鑰留臺

升班延閣
易鎮留臺

起聯

識尚書之履雖暫遠於闕庭
殿天子之邦實密禪於王室

姑煩東土之保釐
暫倚北門之卧護

厥德允修應畢命保釐之託
惟民其乂賴君陳分理之猷

任丞相於關中深計本根之重
用真儒於天下大興朝野之瞻

警聯

十乘鼎來雖慰江東之父老
三公夾輔已虛朝右之班聯

保釐東郊
奄受北國

周王欲宅洛邑先君爽以經營
漢祖注意關中賴蕭何而謹守

周以上公出而分陝
唐雖宰相外則臨戎

肆堵龍踞虎之舊都肯傳天塹
應紫蓋黃旗之王氣今接日畿

資全文武既坐鎮於兵民
貴重簪紳復典司於管鑰

欲得君重耳隱然大國之長城
無以公歸兮用作蒼生之霖雨

江左見導無憂固將大用
北門非準不可未免少留

西清顧問獨冠金馬玉堂之班
東土保釐增壯鐵甕石頭之勢

覽前古六朝之形勢
陋過江諸人之經營

兵事節度付公允籍中權之整
天下安危注意方當左轄之虛

紀律嚴而名分正
號令一而賞罰行

河南之借寇恂顧屈碧幢之駐
關中之用蕭相倚看黃閣之登

草木素知其威名
金湯增壯於形勢

紫蓋黃旗據吳楚東南之會
碧幢紅旂總江淮表裏之權

綠沈金鎖帳環百萬之精兵
怕首腰刀庭列諸屯之大將

懷古裴回不忍去六朝之故國
籌邊容與就煩控萬里之長江

龍蟠鍾阜行將扈蹕以東征
馬飲長江永絕投鞭而南下

九十年王氣鬱蔥莫重居留之寄
數千里風寒險要盡提表裏之封

寶帶萬針已峻真文昌之拜
牙旗十丈有光大元帥之行

冠莽公之鎮北門契丹伏其望重
范文正之理西夏元昊懼而膽寒

結聯

符刻玉麟徒得君重
鼎調金鉉行以公歸

白鹿坡頭正想聽元戎之報
玉麟堂上無從陪賀客之塵

玉麟堂上尚煩元帥之籌邊
丹鳳門前行趣相君之待漏

輕裘緩帶聊借重於陪京
疊蓋重金即褒加於舊德

調戈淑旂允賴金城之勢
玄衮赤舄即還玉鉉之司

翰苑新書前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前集卷四十四

經畧使

經畧使唐貞觀二年邊州別置經畧使此蓋使名之起唐百官志節度使兼支營田招討經畧使則有
副使判官各一人職官分紀至德三年賀蘭進明除嶺南五府經畧兼節度使建中元年除元琇節度始不帶
五府經畧唐會要國朝不常置咸平五年始以右僕射張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路經畧使判邠州諸路軍馬
並受節度又以鄧州觀察使錢若水為并州經畧使判并州自後不除人寶元中夏人入寇始命陝西沿邊大將皆兼經畧皇祐間儂智高擾邊詔知廣桂州並帶經畧安撫使自後西南二邊常帶經畧所以重帥權而服

羌夷也聖朝職畧國朝會要其經畧安撫各以直朝閣
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帥其屬而聽其獄訟頒其
禁令定其賞罰稽其錢穀甲械出納之名籍而行以法
若事難專決則具可否稟奏即于機速邊防及士卒抵
罪則聽以便宜裁斷帥臣任河東陝西嶺南路職任綏
御戎夷則為經畧安撫使續會要四朝志南渡之初依
舊制廣南東路帶主管經畧安撫司公事西路帶經畧
安撫使紹興五年令襄陽守臣湖北帥帶經畧安撫使
後罷而二
廣如故

歷代事實清明仁恕

唐職林戴叔倫為容管經畧使綏
徠夷落咸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

多方畧故所至稱最德宗嘗
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

樂其教頌其德

見綏八
州注

有

文武材

唐高宗以婁師德為經畧副
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威聲風行

唐裴行
立為安

南經畧使威名流聞

見清明

管十三州

唐梁公房為京州經畧管嶺外

十三州之地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

控帶戎已之位

見寇攘牧人制國

見寇攘

輕財愛士

唐劉雍為隴右經畧使輕財愛士得

人之綏八州

唐元結為容管經畧使自諭蠻豪

平嶺表

唐職林王雄字宏肱大歷中為容管經畧使平嶺表夷獠代宗遣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

夷落綏

徠

見清明

寇攘順化

唐職林張公師為安南經畧使自為吏習於海邦去之則夷獠稱亂

復至則寇攘順化及受命專征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形體之法道阻而備百貨地偏而具五穀儲峙委積

師旅無戾癸之呼繕完板幹控帶兼戎已之位皆用周禮率由漢儀易野之守險逾丘陵而萬世無虞奇琛良

貨溢於王府殊俗異類盈於葉街優
外蕃貢珍除申字

詔果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
維降為邕管經畧使黃洞納質供賦不敢桀外蕃歲以

珠璣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賦外未嘗贖索商賈餽
益賦詩遣使見清明優詔旌忠見寇攘遣使加秩見平

計度為上考唐百官志置經畧使以計度為暮年政

成柳子厚桂州貲家洲亭記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

惠敷施眷
年政成

皇朝事實歸裝無南物言行錄李殿撰浩為廣南西路帥奉法循紀律已甚嚴自嶺右

歸裝無北歸不載南物言行錄余襄公靖知廣州廣之南物番舶裝舡舊皆取稅公奏罷之

以徠遠商又請立法戒當任官吏不得
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云
文武全材見下

恩信被異域

言行錄余襄公帥二廣首尾幾十年以恩信被於異域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

皆可以頤指氣使公之
文武之材可謂具矣

威德著聞

公帥邠延涇慶四郡

威德著聞夷夏聳服熟戶蕃郡率稱
曰龍圖老子至於元昊亦以此呼之

民饑通商輸粟

言

錄劉徽猷子羽字彥修宣撫司移軍閬州吳玠戍河池
王彥戌金州二鎮民飢而興元帥過為守備閉關塞褒
斜二鎮病之公乃承制拜公利路經畧兼知興
元府公至之日盡弛其禁通商輸粟二鎮乃安

為長城

國朝范仲淹知慶州兼經畧招討使未幾賊兵三萬
叩城仲淹麾兵血戰賊奔而北久之种世衡不

利於定州仲淹晝夜為領兵援初關中人心搖動及見
仲淹耀兵號令嚴明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

自有龍圖公為

長城吾屬何憂

一韓一范之謠名臣傳范仲淹與韓琦

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

軍中有一范

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檄責

交趾

言行錄余襄公靖字安道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

殺五巡檢驛召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公至則

移檄交趾

召其臣賈嘉祐詰責之嘉祐惶恐對曰種落

犯邊罪當死願留取首惡以獻即械送五人送欽州斬

于界

移文諭寇

言行錄唐質肅公介知太原府河東經

上畧使至則首戒邊將毋生事初代州苛

嵐軍寇數擾邊

公遣兵撤其境上堡柵又遣使諭蠻見

移文諭以利害

嚴守以待之遂不復敢動

酋受約

築城據要害言行錄范文正公為環慶路經畧

東注

安撫招討使於延州築青澗城墾

營田復永平廢寨熟羌業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

要害奪賊地而耕之

又城細費胡盧於是明珠滅藏大

族皆去賊閱兵補闕籍見境內正清治渠利民見蠻酋受約東

注買馬究利病朱晦菴集張敬夫經畧安撫廣南西路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積邊氓告病而

馬不時至公疏究利病得六十餘條皆有以窮其根究而事為之防由是諸蠻感悅爭以馬來歲額率常先期

以元吳欽畏東都事畧鄭戢傳戢字天休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巡邊至鎮戎軍取蓮花堡元

昊方擁兵近塞謂其下曰我已遣人使稱臣朝廷何為復用此公護諸將其欽畏如此蠻酋受約

東曾季狸撰李殿撰浩行狀公字德遠為廣南西路帥有人對論擇帥事者上孝宗欣然顧之曰如廣西朕

已得人矣李浩也公至鎮勤於民事即舊有靈渠通漕運且溉田甚廣近歲頗堙塞公命疏治之民賴其利邕

管所領羈廉安平州蠻酋恃險山橫聚兵謀為邊患公遣軍使開心見誠諭以禍福即日叩頭謝過焚撤水柵

受約 東 境內正清方外柔服 朱晦庵集張拭南軒先生經畧安撫廣南西路所統州二

十有五遼寬荒殘故多盜賊徵外蠻夷間亦入塞為暴而州兵皆脆弱慵惰又乏糧賜死亡輒不補公為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藉諸州黥卒伉健者以為效用合親兵推鋒等軍日習而月按之視諸州有不足於糧賜若戈甲之費者更許漕司鹽本美錢以佐之傳令溪洞酋豪喻弭盜睦鄰毋得輒相讐殺生事而它所以立恩信謹關防亦無不備於是境內正清 祖於瓊林 咸平四年

書張齊賢充涇原儀渭邠寧環慶鄜延州保安鎮戎清遠軍安撫經畧使知制誥梁顥副之帝以邊將玩寇朔方糧道艱阻故命齊賢等使焉即命發日馳騎而往仍命宣徽南院使周瑩祖於瓊林

前賢詩詞斧鉞下青冥

杜甫送李大夫赴廣州詩斧鉞下青冥樓舡過洞庭北風隨爽

氣南斗避
文星云云

蓋海旌幢出

韓愈送鄭尚書赴海南詩畬禺軍府盛欲說暫停盃蓋海旌幢出

連天觀

衙時龍戶集

同上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

遠人來百越

劉真卿送

徐大夫赴廣州詩遠人來百越元老事三朝

旌旗樓櫓中

白居易送嚴大夫赴桂州詩地壓坤

方重官兼憲府雄桂州無瘴氣栢省有清風山水衙門外旌旗樓櫓中大夫應絕席詩酒更誰同

英英

桂林伯

韓愈詩英英桂林伯實惟文武材

水驛門旗出

王建送嚴大夫嶺頭分界堠一

半屬湘潭水驛門旗出山蠻洞主參

梅花萬里外

杜甫寄楊桂州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州梅花

萬里外雪片一冬深

仁風被宿麥

蘓東坡送范仲濟經畧侍郎廟堂選世將范氏真名賢仁風被

宿麥綠浪搖秦川

飛鸞不假駢

韓退之送桂州嚴大夫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江作青羅帶

山如碧玉簪戶多輸翠羽家自種
黃柑遠勝登仙遠飛鸞不假驂

二十四州民樂否

張

祥詩二十四州民樂
否莫交一物怨窮途

握刀將帥迎牙纛

楊誠齋送贛州
張子智移帥八

桂龍尾名臣進寶奎虎頭移鎮赴榕溪握刀將帥迎牙
纛解辦戎蠻貢象犀翠浪玉虹餘昨夢碧簪羅帶入新

題鳳池難樹公栖處
早箇雲飛不要梯

紅旗照海壓南荒

韓退之贈刑部
馬侍郎詩紅旗

照海壓南荒徵
入中臺作侍郎

經司幕屬

事實竝見後帥屬門

四六警語

元帥

桂闔

建牙桂莞

帥越

發端

楓宸渙渥
桂嶺宣威

輟班龍陛
分闔羊城

九重賜命
十乘啟行

大闔

戎纛

建牙南海

大府

渙號楓宸
陞華邃閣
輟從近侍
總戎桂館
進律帥連
出殿遠藩

光奉宸綸
寵分邊寄

起聯

輟黃道蒼冥來訪羅帶碧簪之勝
下蒼冥缺鉞共迎瑯戈錫盾之臨

輟言語侍從之臣升班熱撰
得禮樂詩書之帥作鎮炎陬

四牡載驅和氣久騰於大庾
五羊夾道惟聲迎見於細侯

人仰事權以禮樂詩書而為重
軍傳號令覺營壘旗幟之一新

下從天之金鼓咸仰威稜
想益海之旂幢倍增氣勢

衙時龍戶上日馬人豈勝其望
野館穠花春帆細雨願疾其驅

大纛高牙之及境
袴鞬帕首之迎郊

勞侍從而厭承明袖手許開於梓里
閑禮樂而謀元帥宜人獨號於桂林

警聯

爰借詩書之元帥
以寬嶺海之遠民

玉簪羅帶江山分一半之天
金節油幢庭戶行千里之地

芝崑蒲澗暫紆益海之旂幢
金鎖玉鉤行見歸公之袞綉

干羽足以柔遠而苔卧綠沉
樽俎足以折衝而雲深紫闥

獨當一面有緩帶之風流
坐爾萬城無綉衣之暴虐

和氣溢於從天之斧鉞
歡聲沸於益海之旂幢

官征達利而越海之蚌自回
德教旁敷而惡溪之鱗遠遁

江氛嶺侵有望於廊清
龍戶馬人益增於壯觀

靴刀列郡之迎古稱大府
八萬餘戶著在版圖
襦袴萬家之喜今在細侯
二十五城受其約束

瑠戈蕩節式隆督府之權
未瞻照海之紅旗
蜀服弁裳聳聽元戎之令
已藹度關之紫氣

旂幢蓋海官廉知蚌蛤之回
道足以鎮服遐方
牙纛饗軍食足驗羽鱗之飲
德足以懷徠殊俗

揮斥電縣雷州聳觀教令
泥飲盡誇於新尹
彈壓辰山癸水正佇篇章
竹馬爭迎於細侯

昔開元有宋廣平嘗去之而黃閣
鯨波恬靜
至元祐則蔣穎叔亦繇此而紫樞
龍戶惟呼

韶州白葛交趾丹砂郡邑正安於號令
蒲澗踈鍾黃灣落木江山亦被於清輝

結聯

龍戶馬人計聞風而來輯
鷄翹豹乘會指日以過歸

素韃修大府之恭愧莫陪於進旅
竿牘飾小夫之智第少致於惟悰

黃次公之治郡何適不宜
宋廣平之還朝不夙則暮

玉簪羅帶何妨但坐嘯之娛
袞衣綉裳當有不俟駕之召

人於南海若東西州暫煩分閫
上失蕭何如左右手行即揚庭

錫以琬戈姑壯方維之勢
賜之細札即歸禁密之班

越犬吠雪非至靜莫鎮列城之浮
海黿帶山有餘力可任九鼎之重

翰苑新書前集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前集卷四十五

安撫使

附

總帥屬
機宜

參議
帥幹

安撫使

梁武帝普通五年魏以鄺道元為大使慰撫六鎮大使隋仁壽四年以楊素為并州道行軍總

管河北道安撫大使竝通鑑聖歷中狄仁傑為河北道

安撫德宗貞元又置副使今職畧聖朝自咸平二年以

翰林學士王欽若為四川安撫使知制誥梁顥為陝西

安撫使安撫使之名始此其後景德三年始置河北沿

邊安撫使而陝西諸州亦有安撫使慶厯二年詔置湖

南安撫司八年詔置河北四路安撫以韓琦王拱辰賈

昌朝等充諸路使皇祐四年詔廣桂二州帶經畧安撫

使崇寧二年置河北安撫使宣和三年臣僚言睦賊猖

擢乞以杭越知州兼本路安撫鎮撫一方詔杭越州江寧府守臣竝帶安撫使詔洪州守臣可依江寧府安撫使凡諸路安撫逐州知州竝以直祕閣以上充掌總護諸將統制軍旅察治奸宄以肅清一道凡兵民之政皆掌焉帥其屬而聽其獄訟頒其禁令定其賞罰稽其錢穀甲械出納之名籍若事難專決則具可否稟奏即于機速邊防及士卒抵罪則聽以便宜裁斷竝會要續會要建炎元年李綱請沿河淮泗沿江置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以文臣充二年令將兵處知州帶管內安撫使後省四年置鎮撫使罷逐路安撫使後罷鎮撫使置安撫使如故時諸路又有安撫大使自兩浙西路劉光世始二品以上為帥即為安撫大使中興會要

歷代事實潘岳

陸宣公行韓滉制

岳政

唐大詔令蘇頌撰惠文太子哀冊出谷岳政入

填邦紀

列岳

唐會昌五年冊尊號赦繫我輔臣洎茲列岳

方州大臣

韓文谷元侍御書

五都伯長

韓文贈張童子序

文武兼備

唐職林裴行儉字守約儀鳳二年詔行儉為安撫大使使滿至京師將吏為刻石碎葉城紀功帝勞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叛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

矣

士服威愛

唐會要程務挺以左衛大將軍為單于道安撫大使禦突厥務挺善綏士服其

威愛突厥憚不敢盜邊

許以便宜

馬儉為并州道安撫大使許以便宜唐職林

請赦脅

從

唐職林狄仁傑字懷英突厥入趙定剽掠遁去拜仁傑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仁傑願曲赦河

北一切不問詔可

皇朝事實帥節

丁未錄韓琦判相州制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衮衣之還

大旆高牙

楊億代表大旆高牙任雄節制

襲衣金帶

咸平四年張齊賢充涇原儀渭邠寧環慶鄜延州保安鎮

戎清遠軍安撫經畧使賜襲衣金帶白金有差命中使祖於瓊林苑宣布德澤會要咸平三年以翰

林學士王欽若為并州道安撫大使知制誥梁顥為陝西路安撫使所使錄問繫囚真宗諭之曰朕觀省風俗

尤難其人數日思之無易卿等尤著惠愛見百姓繪像以事注政

各宜宣布德澤使知朕勤恤意

尚寬厚見活饑民二萬六千注發廩振貧言行錄韓康國獻肅公絳字子華江淮兩浙歲

饑以公體量安撫江南東西二路到部則發倉廩振貧乏問百姓疾苦蠲租募粟見下活

饑人百九十餘萬言行錄韓魏國忠獻王琦益利路人饑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租減稅

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刺以為廂禁軍檄劍門關民流移欲東者勿禁活饑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

來更生我也活饑民二萬六千許龍圖份行狀知鄧州兼荆南西路安撫使政尚寬厚務

為勸戒而人盡其情庭無留訟蓋一本於誠信故人愛服之在鎮四年一路獄空者八十縣鄰路饑流詔公賑濟全活饑民二萬六千九百有奇去之日百姓遮道拜泣比之召父杜母而立祠于堂

察訪邊民

利害

范雍充陝西緣邊州軍體量安撫使詔所至察訪邊民利害及體量官吏能否會要

體量官

吏能否

上注

薦諸將二十餘人

言行錄王丈忠公堯臣元昊反以公為陝西體量安撫使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

所不到某路宜急為備至於薦諸將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為名將

治兵以法

程明道先生撰彭思永行狀河朔謀帥以公鎮高陽時狙於承平治兵者

鮮明紀律公為帥方重嚴正犯者頗以軍法從事驕兵大戢

修戰陣之法

宋若水撰劉忠肅公

珙謚議公鎮江陵條上兵少財匱之狀除去詭名虛籍之弊大修部伍戰陣之法且謂襄陽兵戍久屯不歸為

不便則立番休錄功狀不以私朱晦菴撰行狀劉忠肅公珙巨寇李金奮起為

亂以公為荆湖南路安撫使公入境則賊衆已數萬公檄鄰道謹斥候守隘塞亟奏請下荆襄發卒又遺書制置使沈介請毋須報而亟遣以來介為遣兵官軍日盛而賊勢日衰於是賊徒執李金以降酋黨盡戮既乃錄諸將功狀列上一毫無所弭盜三策竝用莫濟撰葉夢得行述率執

私上嘉歎再三璽書褒美奏福建安撫葉夢得措畫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培克所致宜令帥司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公或招或捕諭木斗以威德東都事畧熊本

或誘之弭盜三策竝用撫變路營佛廟破賊黨與焚蕩聚落諭神宗朝詔本安

木斗以威德氣索以漆州地歸建南平諸鎮畫像立祠言行錄韓魏公所歷諸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之

獨魏人立生祠為塑像歲時瞻奠比狄梁公戎狄尤畏

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

百姓繪像以事

周益公集張忠定公燾外和內

剛臨事有仁者之勇在蜀四年尤著惠愛百姓皆繪像以事後帥李璆贊云公昔在蜀千載一人公今去蜀千

百其身頗公再來以慰斯民蓋實錄也

邊使必問安否

見諸鎮畫像立祠注

帥揚年

職與父同

張守撰許龍圖份墓誌除知揚州公言異時帥臣於經賦之外增上供九萬四千餘斛而

民不堪願如舊額上從之文定公許蔣公之父也嘗以學士帥淮揚年四十五及公之至年職皆同縉紳榮之

比召父杜母

見活饑民二萬六千注

比狄梁公

見諸鎮畫像立祠注

羣公精語來帥熊羆

韓文河中府連理木頌云來帥熊羆四方作儀

受瑞析珪

建麾作牧

文選燕昭王碑云

以鉞鉞鎮河陽

韓文送溫造序云大夫烏公以鉞鉞

鎮河陽有弓矢鈇鉞之權韓文送俱文珍序云當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鈇鉞之權

以文昌為帥長白集制詳見參議門注猶待衮衣之還見前節尹正

大都節度羣州皇甫湜荆南判官廳壁記視公之令如風雲柳子厚武岡銘

序元和七年黔巫東鄙蠻獠雜擾賊脅守帥時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於武岡不

震不驚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雲

前賢詩詞改命付忠良韓退之送李尚書赴襄陽帝憂南國切改命付忠良云云賜書

寬屬郡戰威風挾惠氣韓退之酬山南鄭相公榮公鼎軸老烹幹力健屈帝咨女予往

牙纛前坐涕威風挾衛甲綴朱綬王荆公送鄂州宗諫
惠氣蓋壤兩劇拂議通班三殿遂行部

十城兼申甫周之翰龜蒙魯所瞻云云首路龍旗盛提封虎節嚴賜衣纏錦艾衛甲綴朱綬

旌旗救

牛斗

王荆公和吳仲庶出守潭州浩然江湖思果得東南守傳鼓上清湘旌旗蔽牛斗

元侯文

章翁

王荆公送元厚之知福州令為大帥府千里來赴愬元侯文章翁更以吏能著銜詔出黎嶺方為達

人慕旌旗滿流水冠蓋東門駐

講德蜀人思

岑參送嚴黃門再鎮蜀川授鉞辭金殿承恩戀玉墀

登壇漢主用講德蜀人思

乘輅遐布一方春

陳充送陳學士入川安撫疑旒西顧蜀川民白

玉堂前命侍臣捧詔暫辭三萬侶乘輅遐布一方春

趙公玉立高歌起

杜甫詩分闡救世用

賢豪趙公玉立高歌起

先聲已振越溪山

蕪東坡送楊越州舊政猶傳蜀父老先聲已振

越溪山云云

會稽聊喜得方回

蕪東坡送錢穆父出守越州京兆從教思廣漢會稽聊喜

得方春生儘有秋殺無楊誠齋餞洪帥張伯子移鎮京口夢入飛雲卷雨簾袖却築巖

作霖手滕王閣上唐何舒春生秋殺震江湖吏部未見張尚書春生儘有秋殺無江西千州百萬戶父非姓召

杜母非畫船簫鼓出都時王荆公送福建張比部畫船簫鼓出都時萬里驚鷗去不追却

望塵沙應駐節會逢山水即吟詩近來廊廟多西帥楊誠齋送丘宗卿帥蜀近來廊廟多

西帥出相誰言只在東西蜀宣威百萬兵楊誠齋送丘宗卿帥蜀西蜀宣威百萬兵會須

號令自錦水花潭照碧油楊誠齋餞趙子直出帥益州錦水花潭照碧油西清學士舊

精明鰲頭隨身琴鶴如清獻治蜀功名更武侯

四六警語帥垣玉帳雄藩碧幢帥閫油幕分閫外閫

發端

疇咨舊弼
出牧价藩

升班東觀
宅牧南郊

出綸中禁
建纛大藩

陞華遠閣
作鎮輔藩

光奉宸綸
榮分帥閫

顯疇碩輔
丕總元戎

揚庭播告
分閫保釐

光奉綸言
移牧會府

詔下法宮
寵分帥閫

綠底藉綸
紅牙易閫

金鳳銜書
玉麟分閫

起聯

外臺借重早疇
內閣聯華就畀
十連之寄

璇樞拱北夙披
霧於青霄
玉節奠南茲分
波於綠水

玉佩丁東雲近
方丈蓬萊之上
碧幢閒暇風行
洞庭青草之間

袞衣繡裳尚鬱
歸周之命
案堯戟纛有嚴
制閫之權

道古今而譽盛
德既將相之兼
資
至將相而歸故
鄉在古今而有
幾

九重圖任起東府之元勳
十乘申咨撫南昌之故郡

畫舫青簾昔固誠灝瀕之馬
碧油紅旆今重認常山之蛇

泰階六符下照星沙之地
元戎十乘大開天柱之雲

去國六年雖走卒知有司馬
奏功千里以東郊就煩畢公

遙瞻入益之星未離楚分
適及戍齊之日將拜荊州

帝謀連帥付江湖襟帶之區
公以名儒當禮樂詩書之選

截江而屹廬山仰高有日
披雲而覩衡嶽拜下可期

十乘自天而下官輟言語侍從之臣
七閩在國之南今得禮樂詩書之帥

警言

坐鎮北寇之游魂
抑使西聞而破膽

揮周郎之羽扇
岸蜀相之幅巾

雖輕裘而緩帶
甚堅甲以利兵

令嚴而部伍訓齊
氣和而鼓角謹亮

錫盾琫戈之持重
輕裘緩帶之雍容

警言聯

裴度在外實係重輕猶籌蒼生之望
富相處中大勝夢卜方深當宁之思

入踐斗樞本五兵於宥密
出臨鉞鎮借六韋以蕃宣

范老子之制點駕曾無數百萬兵
富青州之活饑民功過二十四考

崇詩書說禮樂天粟有餘
羅弓矢植旂旄人疑為悅

雖若防制水四鄰賴鄆帥以為安
然如渴赴泉萬里僊溫公之入相

盧矢彤弓新元戎之號令
白鹽赤甲壯全蜀之藩垣

好音南下已光卷雨之臺隍
紫氣西來佇迓蔽天之旌鉞

其如赤子盜弄黃池之兵
暫借元戎談笑青油之幕

通都大邑無奸伏得容其間
百姓三軍有父師之臨其上

彤弓盧矢已頒錫晉之恩
袞衣繡裳即迓歸周之命

五馬建牙民重達於謝守
元戎分閫士願識於荊州

結聯 案鞅迎謁行將趨節制之嚴 喜聞千騎之上頭
袞繡祝歸自此喜生成之造 敢貢雙魚之中素

有河陽之幕以致溫造雖愧非材
勒淮西之碑以頌晉公已思濡筆

依大邦節制之尊 熏心削牘姑馳誠大纛之前
伸小夫竿牘之敬 拭目予環即迎拜修門之外
褻章服而揖上官行披符采
受約束而詣大府一聽指呼

慚無好語敢廣岳牧用詞人之詩
尚異異時願作聖主得賢臣之頌

願誌寢興之節
永為宗社之休

問起居於大府雖未遑靴袴之趨
托塊圯於化鈞將終借甄陶之造

望高牙而引領
馳尺牘以通誠

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暫歸緹騎之臨
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行有黃麻之拜

總帥屬 經屬附

皇朝事實直言不隱

楊誠齋撰向節之行狀公字節之調廣西經畧司幹辦公事桂帥李

浩與公有舊事無小大必直言不隱李浩欲於近城為營田從事皆承意取逃戶絕產籍入之務多其數以合浩意公曰桂環城皆山土田瘠少今所籍者多涸源峽峭徒勞人工無益也其後卒如公言廢之

遇事

慷慨

詹定庵先生撰孫昭遠墓誌公字顯叔佐河東經畧司幕府陝西方用師夏人乃窺河東帥司奉朝

命聚師令王舜臣將之敵知有備去它路朝廷謂不當擅追舜臣兵入塞并劾主議者公請獨坐其遇事慷慨如詣闕議攻守之策

職官分紀元昊反夏竦為經畧判官上意必欲誅使辟尹洙為經畧判官上意必欲誅

元昊詔遣近臣督戰韓琦時為招討副使與洙詣闕議攻守之策

有用之材

言行錄湯思退為相

時武舉第一人趙應熊擬授江東帥司屬官上曰應熊有用之材觀其所試皆有可采公曰應熊初入仕宜如

此處之養其
資望上曰善
納降上疏東都事畧趙高傳字公才夏人

皆在幕府神
諤擅納綏州
降羌數萬得
發遣三昧東都

朝廷病其生
事議誅諤高
上疏云云得
發遣三昧事畧

李之儀傳之
儀字端叔善
屬文工於尺
牘蘓軾嘗謂得
發遣三昧軾帥
定武辟置幕下

不願出他
門東都事畧
王巖叟字彥霖
韓琦留守北京
辟巖叟為屬韓
絳代琦欲留巖
叟巖叟謝曰巖
叟魏公之客不

願出他門也
除宗正簿東都
事畧游師雄字
景昇趙高士君
子稱之除宗正
簿帥延安辟為
屬久之除宗正
寺

主同游嵩山
邵氏聞見錄謝
希深歐陽永叔
官洛陽時同游
嵩山歸暮抵龍
門香山雪作留
守錢文僖公遣
吏以厨傳歌伎
至且勞之曰山
行良勞當少留
龍門賞雪府事
簡無遽歸也錢
遇諸公之厚類
此

參議唐置藩
鎮皆有參謀至
行軍亦有之關
預軍中機密張
建封署溫造字
簡與說劉濟使
納忠於朝本

朝廷建炎四年詔兩浙西路安撫大使許置參謀參議各一員紹興四年詔沿江三大使司亦許置參謀參議官五年詔江東西路湖南浙西安撫大使許置參議安撫使許置參議其參謀參議請給依本路提舉茶鹽文破中興會要

歷代事實參幕

常集實參戎幕俾倅中權

賓介

白居易裴敞制藉賓介以參謀敵

佐

戎之任

常集授韓厥佐戎之任

介侯之重

晏公類要權集將柱後惠丈之冠委以謀謨介

俱之

請倅戎旃

常集云云

陳琳草檄

白六帖任居軍要權制兵機參謀幕府制勝樽

俎從軍則望重仲宣王粲佐幕則才高阮瑀字元瑜魯連飛書燕將得而自殺陳琳草檄魏祖讀以愈風

連飛書

見杜甫

不冠

嚴武鎮成都奏杜甫為參謀甫放恣常醉登武床瞪目視武曰嚴挺

之乃有此兒武不為忤結廬浣花里武過之甫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

皇朝事實議論知無不言

真西山撰墓誌劉文節公光祖時趙忠定帥蜀請公參謀

議以自助時同幕皆一時選相與上下議論知無不言

羈制諸蠻弭耳安伏其他建明甚衆成都之政遂為天

下論君子小人
劉岑撰墓誌向子志字宣卿朱丞相勝非以督府討李成於江西屈公參議有

一縣令以不廉被訟方求薦書入幙中公具以姦賊白丞相俱斥去因論君子小人不可使混雜以亂政丞相

皆納用之

羣書精語以才佐賢蜀必理

白集制西川曰益都以文昌為帥長俾鎮撫焉命審

規為上介俾為左右焉文昌賢而審規輩才以才佐賢蜀必理矣輟三署郎加命服以遣之其於張大光榮與四方鎮征之賓寮不侔矣苟佐吾相以善政聞吾寧久遺汝於諸侯乎
致元翼於羊杜間

白行張洪制云元翼殿我漢南求賢乞能以自參貳
今以命洪苟致吾元翼於羊杜間別有陟命之典藉

賓介以參謀猷

白居易行
裴敬制云

前賢詩詞翰飛逐溟鵬

韓退之送侯參謀詩今君行得
所勢若脫羈鷹檄筆無與讓幕

謀識其膺收績開
史牒翰飛逐溟鵬

妙選異高標

杜甫贈盧琨參謀恭惟
同自出妙選異高標入

幕知孫楚披襟得鄭僑丈人藉門地閱
閱冠雲霄藻翰惟牽率湖山台動搖

機宜

國朝安撫司其屬有管勾機宜文字建炎初許置
主管機宜文字書寫機宜文字各一員紹興四年

詔書寫機宜文字除係事干機密其餘文字並不
得簽書寫給京官依通判選人依簽判中興會要

皇朝事實內贊密謀

晦庵集張忠獻公宣撫都督諸軍
事奏以拭書寫機宜文字是時年

甫三十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夙
夜慄慄直以君父之責為已憂
部分方畧南軒集劉子羽字彥脩父

忠顯帥真定復辟以從女真入寇圍城數匝父子相與
死守部分方畧多公之謀寇不能拔而去名聞河朔間

除直

雍容幕畫

初寮行劉伯壽涇原機宜制雍容幕畫

築堡控衝

哲宗實錄楚建

中管勾廊延經畧司機宜時元昊納款建中數白主帥
請備之乃命建中築安定黑水等八堡以控東路之衝

元昊犯邊以廊延有備不敢入募民為兵晦庵集劉忠顯轄帥越辟其

忠顯募民為兵子子羽主管機宜方臘反佐
召問邊事哲宗實錄趙高郭達帥延安辟

兵卒全其城掌機宜文字上知其才召見問
邊事除集賢直抵戎帳招諭東都事畧王韶傳韶字子

校理還延安純上平戎策神宗奇之以
為秦鳳路經畧司機宜文字時青唐俞龍珂族大難制
韶親帥數騎直抵其帳且留宿以示不疑龍珂遂率其

屬十二萬口來附於是青唐渭源諸族俱納地周環二千里詔直集賢院神宗知強至實錄

熙寧三年韓琦判大名府奏乞不散青苗上聞其奏曰此必強至之文也時至為大名府安撫司機宜河

朔聞子羽見部分除史館哲宗實錄韓維字持國富弼

史館方畧注除檢詳國史本傳趙鼎錫韓琦守大名辟主官

檢討除檢詳機密文字改大理評事再任召除檢詳

堪大任哲宗實錄王安禮字和甫唐介師太原辟機宜

占對詳明神文字後帥呂公弼薦於朝謂堪大任代還召見

宗勞問甚久丁未錄李清臣字邦直韓絳宣

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公事絳貶清臣曰

我不負韓公者因求還所遷秩補外

前賢詩詞韓侯冰玉人王荆公送韓持國從富并州辟

註富弼安撫河東辟維管勾機

宜文字韓侯冰玉人不可塵土雜云云子材宜用世談者為鳴吧矧今名主人氣力足呼吸推賢為時輔勢若

朽易拉會當薦還
朝立子在閭闔

帥幹皇朝安撫司屬有勾當公事高宗即位避御諱改為幹辦公事建炎三年詔浙西安撫大使許置幹

皇朝事實畫策

平園集張忠簡公聞字大猷參政席益
帥湖南辟公幹辦公事洞庭羣盜熾張

公畫策造戰權訓水軍賊勢以衰諸司交薦

直言不隱

楊誠齋撰向節之行狀公調廣西經畧司

幹辦公事桂帥李浩與公有舊事
無小大必直言不隱餘詳帥屬

四六警語

上介
元僚

賓僚
參佐

機幕

煥端

正位掖垣
贊戎督府

起聯

蘭茝衆芳之所在雅稱游湘
芙蓉八月之方酣驪迎入幕

皇皇使者之華方慙誤渥
婉婉幕中之畫近借餘光

桂林勞從子之賢講聞高誼久矣
草堂就參謀之辟邂逅適我願兮

望太白於岷峨知登上佐
辭石洪之渥穀來託底寮

若為碧落之功名
盍徑造紅藥綠松之列
淹此青油之談笑
顧詘為紅蓮綠水之遊

典刑足以領袖諸儒
赤墀文石宜得斯賢
嘖笑足以恹舒一道
綠水紅蓮乃有此客

排紛剔劇而刃不煩 甘贊碧油幢之畫諾
飛書走檄而筆不停 小拖素宦譜之緒餘

孔明用蜀府中賓委之費裨
嚴武鎮川幕下固謀之杜甫

方禮樂詩書之帥妙簡乃僚
謂風流醞籍之賢宜寘之幕

結聯

賓鄰起於姑熟要令聽謝吏部之言
起溫造於河陽斷可落杜將軍之膽

在檄走書飛之際敢不趨承
若心勞政拙之時惟祈寬假

號三語椽姑借重於賓筵
賜一札書倚褒陞於朝著

詩吟朱紱未誇書記之凱歌
敵死阜林切頌雍公之材業



翰苑新書前集卷四十五